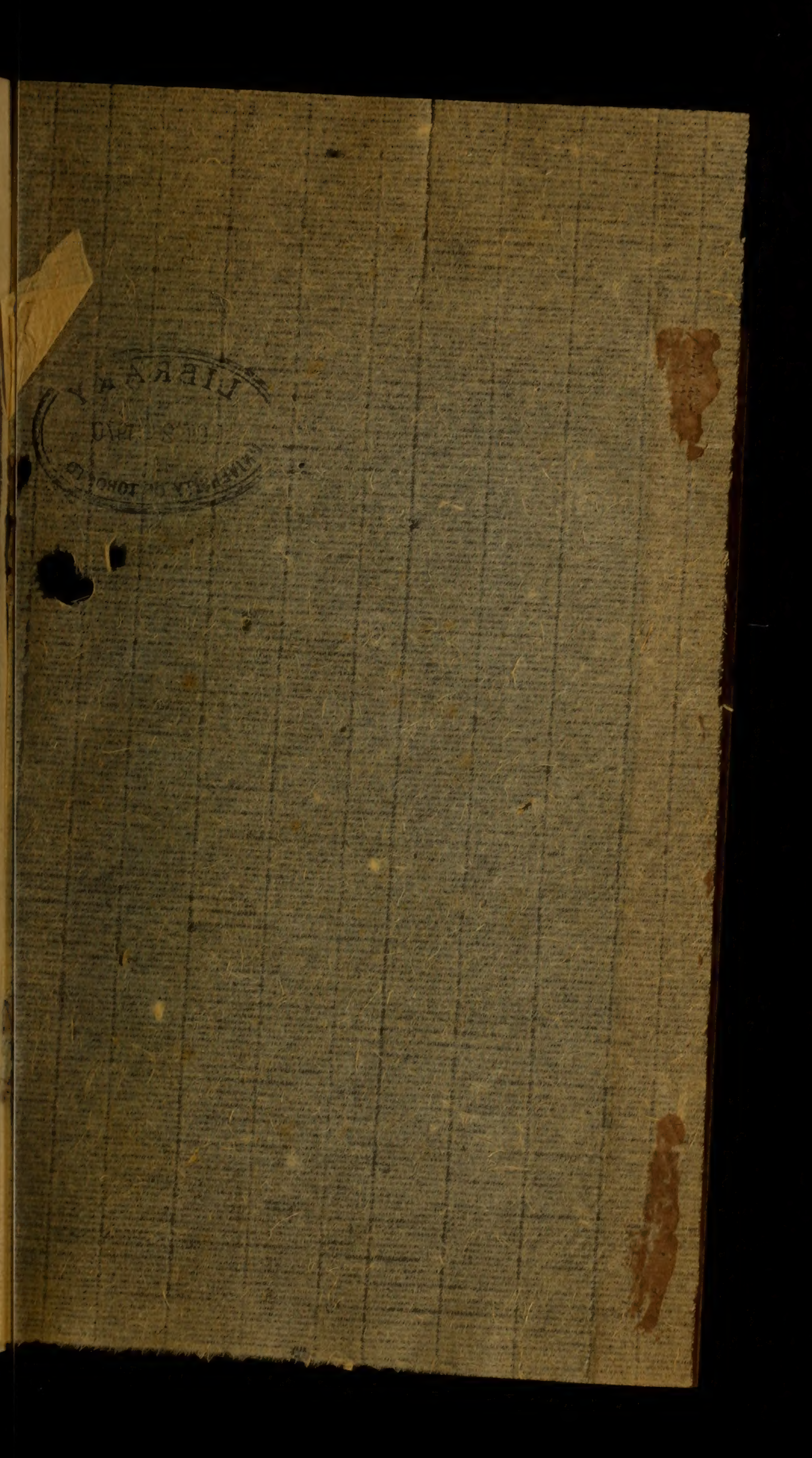
[illegible]鑑二集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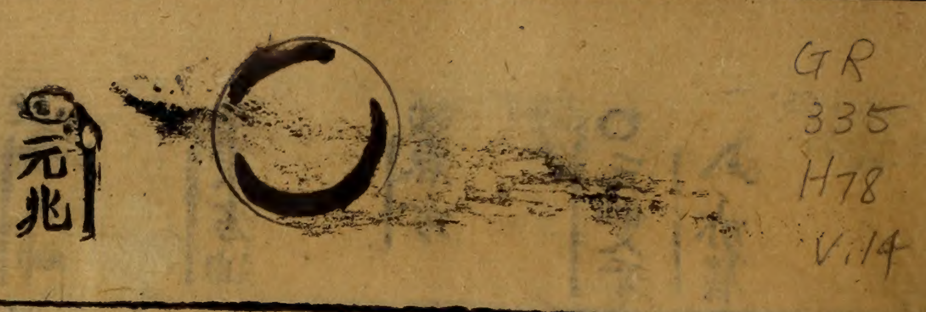
[illegible]本

江夏明陽宣史徐衛述
汝南清虛覺姑李理贊

○○○寶誌（公達）歷混迹　○○○張果老六合聯婚

癸酉，遷都洛陽。平陽關朗，雲長七世孫，字子明，習易、春秋，屢徵不出。常與羣儒論之，所對皆切時務。乙亥，魏主如魯，親祀孔子，拜孔氏二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墓建碑銘。禁國人北俗語及胡服。丙子，改姓元氏。鄭中有寧七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罔無





新刻六壬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三

江夏明暘宣史徐衛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樂虛不棲癸本

○○○寶誌公建康混迹　○○○張果老六合聯婚

癸酉遷都洛陽闕平陽關朗雲長七世孫字子明習易春秋屢徵不出常馳驛諮之所對皆切時務乙亥魏主如魯親祀孔子拜孔氏二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語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祀命修墓建碑銘禁國人北俗語及胡服丙子咳姓元氏雖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由無證據並辭去遍訪求治不得聞魏城元兆字大能以九天

四天神

東方神

春方

三雙牙

八赤眉

汝疾絶妖怪遂引夕來謁兆視曰此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出其父曰某前於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以乞愚携女至其下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臂而笑遂得疾兆大笑似與空中人語左右聞有應對音良久兆向庭嗔責云亟持來空中云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今自當罪戮兆怒曰汝以我誠達[illegible]方必速擒致空中復語曰各三雙牙八赤眉往咸開有風雨聲乃益兆令現形見三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唇外衣青赤衣又八神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赤目大鼻方口紅齒手爪如鳥兩足有長毛衣若豹鞟兆令前曰汝

雲敬

永泰

齊主寶卷

永元

畫影耳奈何有此奴形應曰畫以像真即有神氣精靈有感可通感幻化臣寔有罪兆怒命侍童取確瓶受水淋之盡而色不衰兆更命煎湯以淋須更神兵賜衣囊今攜字野其女即兪父戰歸鄰復於黃花寺即以清家水之洗僧雲敬云前月中忽晝晦有惡風玄雲聲動雷達遠寺良久聞有云勞力不如元大行速去風毀自少至老北像悋潛去幾元兆謂衆曰吾徒冠道士在豫章候吾會吳真君無前將同遊南齋遂不知所往戊寅齋主改元永泰遂病殂在位五年四子寶卷立十歲己卯改元永元是年魏主殂子恪立世宗宣武庚辰改元景明倖戚用事魏政浸衰齊主事嬉遊華靡數誅朝士時蕭

魏宣武恪　景明　蕭鸞　齊和帝寶融　中興　梁武衍蕭　天監

衍鎮襄陽悶殺其親兄尚書令懿辛巳春起兵立南康王
寶融於江陵（和帝改元中興）衍假黃鉞弑寶卷追廢東昏侯壬午衍進
寶為梁王使人勸禪位衍遂稱帝（梁高祖武帝）改元天監廢寶
融尋弑之齊七主共二十三年梁主初御極桂陽奏正階山有九鳳
集天柱峯和鳴命其地曰始興因念符讖之驗遣使徵陶
弘景初隱茅山得楊許二君眞傳登巖告靜顧與物絕架
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唯一小豎得至其所傳度而已弟
子居中撰賓居下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泉湧復深隱於周
安福余山北齊高宗詣問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以詩曰（襟懷蕭洒）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隱先生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

有白雲嶺、常遊天門山、鄞縣南、桃花坑、山色紅白相映、隱居丹室、屹立海口、寧海北、中有石數頃、虎蹲山如蹲虎、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或命童子吹笙於側、本便馬善射、晩皆不爲、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清虛、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傳識所能及、尤好著述、尚奇異、長於詮正纂僞、文不空發、或即爲體、悉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以占星度其讖眞、誥隱訣、註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著太清經一名劍經、言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隨身、又曰干將莫邪皆銅鑄、非鐵也、類也、在齊深藏向晦、及梁革命、議國號未定、乃援引圖讖諸記、定梁應運之符進之、又擇交禪日靈

記圖像集要及五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山中宰相

阿修羅

昆伽那

驗昭著勑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早與之遊及是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邀弘景惟畫二牛一散放於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龜豈可致耶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决時謂山中宰相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驗恩禮益敦釋迦座下阿修羅昆伽那初見曇花菖陽應運出世亦啟請行化東南如來命其分按南北行教衆生一尊者作禮辭別阿修羅化形濟度昆伽那不願投胎尸現身為小兒棲於東陽鎮之古木鷹巢中有朱氏

朱氏婢　寶誌　文惠太子　呂文顯

姆幼未適人、一生獨處、拾薪樹下、聞鳥巢兒啼、收育之、時

牙元嘉元年、七歲即出家於鍾山道林寺、號寶誌、長修禪

業、太始初、忽如僻異、處無定時、或二一身三處、宿髮長數寸、

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

建元中、稍見異跡、數日不食、亦無飢容、吟詞若讖記、與人

言、始苦難曉、後皆應驗、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

收付建康獄中、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誌仍在焉、忽謂

獄吏曰、門外有兩轝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太子

諡文惠、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建康令呂文顯以事上聞、帝

即迎入居之後宮、偶於華林園召誌、忽著三重布帽以進、

豫章王

俄而帝崩太子及豫章王繼理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平明從外入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凋此頸血流於門限人始憶其言至是梁主下詔曰誌公跡均塵垢神遊冥漠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自今隨意遊行勿得復禁亦嘗出入禁中時帝生子綱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甚幸然寃家亦生矣後推尋年數與侯景同年月日景為梁肖侯後身

癸未范雲卒初患傷寒邀徐文伯診視謂曰可速愈乎曰元氣不足恐二年後不復起雲以朝聞夕死況二年乎値帝代禪徐以蒸法取汗而愈佳命功進位僕射果遂卒

徐嗣伯

文伯從弟嗣伯字叔紹秘予叔嚮之

孝行仕為正員郎丹陽

王志

吉翂

何點

尹王志舉馮翊吉翂純孝年十五乞代父命帝欲宥翂固辭。處士何點(胤字子晳尚之孫)見世代變遷人情反復愈甚被仕路或駕柴車或躡草屩隨意所適必醉而歸人謂之通隱帝賜鹿皮巾召入華林園拜常侍持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大類嚴光)遂辭去西入宮渠漫遊土人云有洞曰角竹樵牧每見多羊自洞而出比之復回因名羊山點遂結廬以居山中人皆來請教點與之講學一日有二羊跪而聽講衆驅之不去點乃跨一頭任其所之逕走入洞見數人列坐奕戲揖入奉茶聽所談皆玄妙良久亦羊送出點知不能留起問道者從來一人曰向在緱山大蓬偶來憩此知君清品得

何胤　何敬容　魏正始　韋叡　杜山　魏永平　魏延昌　李崇　韋愬　媒媪　張老

飲蒙山新茶嫌乏仙骨耳點謝出復乘羊至洞口羊忽化小木櫈點自服此茶口吻常香身輕瘦如鵠享壽九十二點弟胤字子季世稱點爲大山胤爲小山慕會稽之勝棄家而往詔賜白衣尚書祿命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固辭更召其從弟敬容爲中書令甲申大舉伐魏魏改元正始糧盡引還以韋叡鎮合肥魏諺謂韋虎荆州刺史杜山有威武魏軍憚之號杜彪戊子魏改元永平梁帝心厭兵革求成於魏魏主親講佛書作承明閣居寺壬辰改元延昌以李崇守壽春時號臥虎比梁之韋虎揚州曹掾韋愬叡之族弟秋滿居六合有長女旣笄召媒媪令訪佳壻隣有灌園張老候媒於門固延入偕酒食謂曰聞

韋女

韋氏女將適人、某誠良邁、有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訕笑而去、他日又邀媪曰、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叟曰、強爲一言、不從亦命也、媪不得已冒責入言、韋大怒曰、媪輕我貧、乃如是、媪曰、爲叟所逼、故達其意、韋曰、爲我報之、北魏有太平眞君錢、皆精銅所鑄、値甚貴、今日内得五百緡爲聘則可、媪出以告張、因諾、未幾、輦載納於門、諸韋驚曰、度其必無而戲言、不旋踵而錢至、奈何、使人潛窺其女、亦不恨、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仙緣。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責恕曰、既棄之、何不令遠去、恕置酒召女及張、酒酣、微露其意、

仙家梁孟

韋義方

崑崙奴

張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不難、王屋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恕曰、他日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策杖相隨而去。數年絶無消息。恕念其女、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間有張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甚近、當前引、與俱東上一山、有水几十餘處、景色不與世同。下山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崑崙指曰、此家莊也。韋驚駭不測。及門有紫衣吏引入廳、鋪陳華麗、罕覩異香、氤氳徧崖谷、聞珮聲漸近、二青衣出曰

阿郎乘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悄對若有所引俄見一
描得此圖女目之乎
人戴遠遊冠衣朱綃衣朱履徐徐而出一童導至前拜儀
狀偉然細視乃張老言曰世人勞苦若在火中撫斯須泰
十兄父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畧流覽即當奉見揖令坐未
已一小鬟來曰娘子梳畢請入是至內堂沉香為梁玳瑁
瑁門碧玉窻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何物見妹服
飾之盛世所未睹之二果暄問尊長而已意甚幽萃有頃
進饌精美芳潔食訖館韋於內廳向曉張者出曰今日[illegible]
道侶可遊蓬萊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俄而五雲起[illegible]
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夫婦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illegible]人

漸江空中來未人不以門樂音義方憩於莊奉侍者甚謹迫暮稍聞婆聲修忽下於庭張老曰獨居大寂寞但此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應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詰朝妹出別兄殷勤傳語父母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蓆帽曰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令崑崙送出却到天壇拜別義方荷金歸驚訝不知所謂後怨求補宦不得金盡欲取錢復疑其思其妄既而困極曰不得錢亦何傷乃往王老方當肆陳藥牽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緡有帽作信王老未及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嘗過令縫帽時無線

仙境豈容屢戲

孟景翼

王偉

線以紅線縫之取看果是怨得錢而歸後復思女遺義方往天壇訪之（又想錢耶）不復有路時逢樵夫無有知張莊往尋王老亦不在矣後義方偶遊吳郡阜橋西見崑崙奴前曰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事巨細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仙家大方）以奉曰令送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酒家且坐當入報義方坐酒旗下日暮不見出入視飲者滿座並無二十及崑崙始歎信爲眞仙時梁主好道重釋置大小道士以

平昌孟景翼字道輔爲大正孟言嘗於中條從果老師受諸經與因屢爲國人講說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家經教料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先聖之旨非凡所記耶翼

曰崇秘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偉乃信從有白鶴道人法術高妙梁主爲創道院給田以奉與景翼並重浙江靈隱寺於中秋月朗夜降下靈實狀如珠璣璀璨奪目進於都帝示羣臣莫識白鶴曰此月中桂子也天下有有道之君則落時魏世祖好佛遠近承風州郡有萬三千寺以祈祐延昌四年魏主病殂在位十六年子詡立肅宗孝明帝明年改元熙平元胡太后稱制作永寧寺爲九層浮屠高百丈僧舍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梁都中建昇元閣於无棺基址高二百四十尺拜寶誌爲國師帝問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

大蟒

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一日對帝食鱠帝曰弟子不食此味十餘年師何爲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建康有鱠殘魚是其遺跡舒州灊山景色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俱欲之白於帝帝以皆具靈通命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之鶴先飛去將處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鶴驚止他處而錫遂卓於平麓二人乃以所記而築室焉先是郗后病帝祠鍾山蔣帝神上忽有雲如織后轉劇帝謂禱而不應命焚其廟使至中途忽風雨大作振動宮殿帝懼祀之乃止后崩數月後帝猶追悼一夕聞外騷𥛚聲一大蟒盤旋上殿昂頭呀口向帝帝驚避謂蛇曰寢殿嚴密非爾所處

嫉妬心者往往墮入蛇身

必其妖孽欲祟朕耶蛇爲人語啟曰蟒即郗氏也以生存嫉妬六宮嬪御火熾矢射損物害人不敬三寶死以是罪

○皇后尚然○人當猛省

變形爲蟒無食可實口無窟可庇身飢露窘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膚痛苦之劇若加錐刃感帝眷戀之厚故醜陳醜形祈作大功德速以拯救

悔已遲矣脫何遠乎

大行具如許神通確是豫章痛淚然此怪亦甚奇

誌公欲梁主奉佛之心深矣若以臺城之死致疑於佛則梁皇懺何以至今行也況昭明所分之金剛經尤爲鑿鑿

韋氏必有夙因所以張老居此相待觀其嫁園叟而不恨若有默契寧是人間女子惜乎義方之不能求度

華嚴所覺之蛇老僧所援寶誌所度之蟒皇后所化皆有根器者由一念之毒即墮惡道非佛力還原無月可深懼哉世以曇標法秀爲口實則迂矣

玄暢

○○華嚴師洛下開堂　○○達磨祖嵩山面壁

帝嗚咽感痛而瘞已不見明日以告誌公問作何功德可以贖罪師對曰非佛力不能度帝乃搜索佛經錄其名號親抒睿思灑宸翰撰悔罪文共成十卷皆篡集佛語削去閑辭大集沙門爲禮誦懺悔一日聞異香馥郁良久轉美仰見一天人容儀端麗立空中曰妾即蟒之後身蒙帝德已得生忉利天矣殷勤致謝而去後世以此經薦亡北來度幽爲梁皇寶懺

沙門曰玄暢金城人少爲胡人所獲其師曰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釋之乃往涼州出家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口記吉凶多驗因見寶誌曰吾鄉人也盍歸乎來未幾暢遂先卒

永定公主 梵僧 樵者 鹿娘

甲午冬誌公忽告僧衆令移寺口金剛置於外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端坐而化（功行已完）舉體香軟（在世九十一年）帝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貲造浮屠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賜玻瓈珠以飾塔衣復修道場於浮槎山（在合州東相傳自海土浮來有梵僧過石指曰此耆闍一峰也頂有泉）甘極初江陰甄山側樵者見鹿生一女色美而鹿蹄收養之及長有善心願出家為尼樵令蓄髮為女道士號鹿娘至是卒（年九十六）仍葬甄山帝聞之改甄曰眞乙未秋淮水暴漲漂萬餘人入海帝涕數日丁酉詔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形為裁剪有乖仁恕宗廟用牲牛有累冥道以麵代為

犧牲、朝野譁然、時臺司奏少微星現於長沙分野、主有異人屈居、勅採訪之、周時羊角哀左伯桃死歸於天上、帝臨其篤於友道、當證仙班、令復來塵世煆鍊、羊為鄧郁之、左為徐靈期、仍結鷗鷺盟、相與遍投明師、一旦遇至人授金鼎火符之道、遂謀修鍊、所帶之財、止充一人之用、鄧悉讓徐、徐得以成道上昇、鄧抱道乏財、艱難未遂、惟志不移、感動星象、監軍來訪、得郁之、詔問所以、曰貧道修金液而缺丹貲、帝乃賜金帛子女、詳於南嶽選幽勝之地、立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二丹、二年餘、時天監末年十二月(臘)三十日、就石壇昇天、詔立鄧徐二像於壇、歲時祀之、庚子跋元晉通魏於戊戌

魏 神龜 魏 孝昌 隱逸 杜子休

改元神龜、已又改孝昌、隱士趙逸者晉武時人、多記舊事、神龜初至。洛陽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逸歎息曰、王濬平吳後、建太康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為之、指後園曰此日故處、子休掘之、得塼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乃服逸言、號為聖人、遂捨宅為靈應寺、所得之塼造浮圖三層、好事者問晉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民少於今、王侯第宅與今相似、永嘉來二百餘年、建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歷其事。滅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尚、苻生雖好勇嗜酒、其治典無大酉暴、

李登

元悅

符堅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史官皆此類也。世人貴遠賤近、生愚死智、惑已甚矣。或懇其詳、逸曰、生時中庸之人、其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堯舜、違衛爲臣伊周等跡、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也。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曰、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驗之果然。汝南王悅聞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曰、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王給其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多說往事、一日謂人曰、有僧自南而北、我當

寶公　趙法和　華嚴和尚　夏臘　沙彌

自北而南奚遂遁去誌公入魏尋友改名寶公混迹市廛發言似讖事過始驗胡太后召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後爲爾朱榮所誅洛陽趙法和請占早晚得爵否寶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作手月餘法和父亡大蓋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也前阿修羅入魏化老僧投洛都天宮寺不言法號常誦華嚴經衆遂稱華嚴和尚聚弟子三百餘時謂北祖忘在禪寂亦以講經爲事每與徒衆堂食嚴整瓶鉢又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時因卧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詣之借用食畢將歸僧已催之再三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碎之遂至僧所作禮承過

大蛇

且千百拜僧大呼曰汝殺我也、怒罵之甚病亟而卒爾後和尚與弟子百餘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忽聞山谷若風雨聲、和尚招沙彌令立已後須臾一大蛇直入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俛首閉目、以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當回向三寶令諸僧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蛇宛轉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位者召謂曰汝師修行累年合證果為借一鉢遂作此蛇適來欲殺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我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出蛇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行四五十里至深谷間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

四 裴寬　一五 裴女　00 始覺　一四 僞齊 葛榮 廣安　十 爾朱榮

弟子歸白和尚曰、今已受生在兵部郎中裴寬亦和尚門人宅作女、年十八當亡、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其女生時甚艱、汝可救之、弟子詣裴、出見神色甚憂、云妻欲産已六七日、燈燭相守、危困甚矣、僧令於房外淨設床席、僧八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産一女、後果十八歲卒、再二十年、一少年人寺求度、和尚遂與披剃、取名始覺、召衆謂曰、此裴女再世之夏臘也、後得證果、和尚因趙法和奔喪該薦、始知寶公北來作別、徒衆相與同西繳旨、丙午清河郡山賊葛榮稱齊帝、建元廣安、丁未魏以爾朱榮爲討虜大都督、其先契胡部落立國爾朱川因氏、討滅葛榮、命鎮代地、高歡、允四世孫、說以

高歡 | 魏主釗 | 魏敬宗攸 永安 | 梁 大通 | 梁 中大通 | 魏主顥 | 建武 | 陳慶之 | 香至國王 | 般若多羅尊者 | 東土初祖

舉兵內向、太后酖死魏主立臨洮王子釗柴入洛沉太后及釗於河、立長樂王攸爲敬宗改元永安、北海王顥奔梁改元大通以、顥爲魏王遣陳慶之將兵送還己酉梁又改元中大通、顥克洛陽改元建武慶之遇所建諸寺焚燒殆盡爾朱榮擊顥顥敗死慶之東還梁主詔諭曰卿功果奇然不可毀諸塔像佛必惡之。仍以鎮廣陵釋迦第二十八代弟子菩提多那尊者姓刹利帝香至國王第三子出家修道傳佛心即後師般若多羅尊者改號達磨言法也有演化本處六十餘年度衆無量。一日、念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本國異見王達磨之姪王具大舟、實載重寶率臣僚大衆送至海壖尊者泛重溟凡三週寒

異見王 蕭昂 傅翕 嵩頭陀

暑達於南海、言欲到颯秣國、即建康、時梁大通元年即普通八年
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十月初六日迎至京、帝問曰朕造寺
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
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
機不契、合乃北遊於魏、傅翕者婺州義烏人、幼通三教之
書、自號善慧大士、於普通元年遇天竺僧嵩頭陀指示、得
悟前因、修道於松山下、結菴雙檮木間、今雙林執日則傭作、夜
則行道、初居雲横山、峭壁百丈、俯臨華溪、旁有如來峯、七

嗣長蘆下

曇隱

曇雲隱

山龍

佛峰山多玄熊赤豹翕化之不復出皆稱爲傅大士帝甚重之賜鐵棃鉼鉢水晶數珠七佛銅冠時在建康帝問若何修持可免生死大士曰如向者胡僧可免帝命使追請至江濱見達磨折長蘆一枝擲於水面雙足登之如乘杼飄然北去使回述帝深悔恨己酉九月幸同泰寺臺城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爲四衆講涅盤經自謂捨身於寺爲佛奴不欲還朝羣臣以錢億萬代贖表三請還宮又遍祀山川嶽瀆之神胡僧

曇隱寓鍾山東立壇講經日有龐眉叟來聽曇問其姓曰子山龍也向伏潭底歲旱時間來聽法曇曰公能救旱乎

闖　飄杰　戣蹦　仉脊

曰帝封江湖不得胃用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吸去是冬大雨皆黑色曇曰山中無水僧衆乏用奈何叟曰措之奚難俄而一沼沸出嵩頭陀至山訝曰乃在於此衆怪問嵩曰天竺有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此實第五池也未幾嵩曇偕去前天監中有四人詣闕皆偉儀表皓鬚眉自稱四公子曰蜀闖（以未枝寸）攜飄杰（傑）萬戣蹦（蜀湍）仉脊（掌起）帝異之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先筮遇蹇之噬嗑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蹇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占卦依象辨物何取異之

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巳時闖公舉帝卦撰占置於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寒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寒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舞蹈呼萬歲帝自發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啟闖公占曰時日旺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逆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欽必死

既見生鼠百條、以帝少不中、尤闒辭有四、今何嗟一、公曰
請剖、帝性不好殺。至日晏且死、因剖、果雌三子、杰公嘗與
諸儒論及方域、云東至扶桑、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
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於條枝、而不爲繭、脆如綖、燒
桑木灰汁煮之、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如鷰雀卵、
産於桑下、齎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
水精城、可方一里、光曨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諸
儒更請問西南北三方土俗、杰曰、西海中有島、方二百里、
上有太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曰拂
林國、西北有抗盤鮑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

色界天王

咒詛民下

更奇書契

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信咒詛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土人食蜻蜥蟒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爲褐皆焚之不灼汚則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四時積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西有酒泉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

更奇

鴨生駮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有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女能跬步則爲豪酋所養皆殊色爲人姬媵未

三十䪼犂有兎大如馬毛潔白長六尺餘有貂大如狼純（赤兎斯）黑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類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東蠶崖西狗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凡我所知女國有六蓋北海東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悍而爲君以貴男爲夫甚恭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外有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而穴處南徼東南與國唯以山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勑律山

四徐道盛

五梁姆

西之女國方百里山出台池之水浴而有孕通國無夫并蛇為夫也未幾有扶桑國使貢方物內黃絲三百斤即其蠶所吐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絲有餘力帝信公言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論其風俗物產并訪徃昔存亡公識其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聞歲南海商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以他事召杰至市所公遥識曰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所說至是忽謂帝曰欲送馬耳徐道盛還玄都遂辭去宋時有貽有梁姆寡居無子作逆旅

於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客去未嘗論値或住經月亦無厭怠痛衣粗食之外所得俱施貧寒一日有少年至舉動異常謂姆曰我東海小童也奉玄都摠島徐君命以姆節儉公平迎去主家統攝島中諸子女徐君得以遨遊人間也梁姆問徐君何人少年曰秦時名市者也復有二青衣年並十二三着黃衣絳裘頭髻牽一青羊車至請姆上車遂慨然執綏端坐任其所之

（如此行時可仙可佛）

（坦易是大道攝調篤貞婆）

梁武前身本屬小草雖聞佛法未證最上故出世以來爲經造寺俱着色相達磨以眞空妙義當頭提喝彼亦何能領悟乎

觀梁之四公所言勝讀異域志

與姆作逆旅濟人所得俱施貧寒其心境無我東海徐君召以主家想五百兒女定歡喜供奉

玄都 島總

○○蕭子雲玉筍成丹　○○陶弘景蓬萊受職

至業陰峰城西遇一年少道士羊車自往一童曰此吾徒君第十四子為其懶於修煉謫來塵寰。不日召回島中梁姆問何來道盛曰從焉耳山來問車中何人姆曰我平原客舍被召往玄都爲吾謝四方諸信士女在太平世及早貞修持危亂時覺遲矣。是○婆○恩侯子歸島可會舉手作別馳車騰逝極目乃沒道盛往訪逆旅正姆度世之日其屍尚在元嶽四年六月也道盛傳語諸人並皆稱歎仍歸馬耳煉成故四公往送還島帝問傳大士曰四人果仙乎曰雖修仙道將隨聖僧西歸也帝末之信值廣陵有司奏有神僧坐化

李翁

杯渡

云自冀州來不修細行飲酒噉肉與俗無異或着屐上山徒行入市荷一蘆圌（音纏）子至瓜步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即以木杯浮水累足杯中顧盼言詠自然流至北岸俱稱為杯渡和尚遊吳郡路見釣翁因就乞魚翁以一餒者施之杯渡手弄反覆投入水悠然而逝又遇網師更從乞魚瞋罵不與杯渡拾兩石子擲於水俄有兩水牛鬬入其網網既破牛即不見杯渡至廣陵遇村舍李家設八關齋乃置圌於中庭直入齋堂眾以形陋不加敬李翁見蘆圌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不能舉中唯一敗衲渡食竟提而笑曰四天王一豎窺其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

瞿曇

雲光

衣萊鮮潔、以告翁、敬請在家眷待問天王何神曰蜀魏䖍仇後偶出至晚不歸、合境聞異香、報稱渡在北巖下歘賊袈裟於地、晏然而寂、前後生蓮花、鮮香逼人、竟夕而婆李殯之、有北來人見其負、衕行向彭城矣、乃啟視止存隻履帝益敬信、聞身毒國有賢聖瞿曇大悟禪理、其敎貴純熟。人皆曰古佛號小釋迦、帝遣使假道於魏、聞行至其國曇曰中土自多道人、何勞遠詢、汝去吾自報爾國主色相也、時有雲光法師講經長干里南天龍寺、感天繽紛雨花、帝宣坐問之、師曰如來臨講堂、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女曰結習未盡、故花着身、帝拜

十六爾朱世隆　十七爾朱兆　十八魏玄宗曄建明　十九魏節閔帝恭普泰　二十魏主朗中興　二十一林時茂　二十二魏孝武修永熙　宇文泰　東魏孝靜善見天平

之、為築雨花臺紀蹟、師歎曰、南北不久大亂、仍當歸四、遂化去、時爾朱榮遙制朝政、魏主攸召榮入、伏兵殺之、其子世隆與兆走晉陽、立長廣王曄（為玄宗改元建明）、兆襲執攸殺之、世隆廢曄立廣陵王恭、（節閔帝改元普泰）兆以高歡掌兵、歡立東陽王朗（中興改元）討爾朱氏、擊破於鄴、兆自殺、（傷朱再世）歡驍將林時茂擒斬世隆、歡入洛陽、廢恭及朗、立平陽王修（為孝武改元永熙）歡為大丞相、賀拔岳鎮關中、遇害、司馬宇文泰統其軍、甲寅歡舉兵反、孝武西奔長安、泰迎入、歡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孝靜帝改元天平）遷都鄴、泰為丞相、酖孝武、立南陽王寶炬（為文帝改元大統、布魏十三主共百四十九年、分東西魏）東魏封歡渤海王、林時茂因世子澄

西魏文帝寶炬
大統八
高澄
淡然
侯景
阿專師

遊獵擾民言於歡痛責之時茂辭職遁去為僧名太空號淡然南遊於梁天平二年歡以定州刺史侯景伐梁陳慶之擊之景走還恐見罷開州市有僧名阿專師似狂而實有異欲召之云已昇天阿專在定州凡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鬬爭喧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上元夜觸一坐席惡口聚罵欲打死之市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日捕覓見騎坐一破墻上嘻笑曰汝等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阿專招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上昇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徃能熙耳隨師歸去也皆禮拜悔咎

二祖神光

慧可

道副

尼總持

道育

須臾暎雲而滅。前達磨至嵩山冷坐九年。絶不語道。有僧神光者、博覽羣書善談玄理。聞師在少林寺躬往叅承。師面壁無語。一夜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慰問、然終無誨言。光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因與易名慧可。可問諸佛法印。師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示以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津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有入室弟子道副尼總持道育慧可。獨慧最見道。師欲西還以如來正法眼說偈囑授慧可

宋雲

開元丁卯 爲信道者 編覆在五

大同

梁太子統

腹內運眞經泥丸別主賓霹靂一聲響撒手脫紅塵

說已端居示寂諸徒爲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年

東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携隻履後隨一僧

雲問何往曰西天去翩翩而逝雲茫然別過及歸具奏時

天平三年孝靜令啟壙棺中惟存革履一隻舉朝驚異詔以

遺履供養少林時梁帝酷信佛戒每日赦宥法令廢弛嘗

幸甘露寺眺望顧北而歎改北固曰北顧乙卯改元大同太子統

生五歲能徧誦五經長集博士百人建書堂於姑孰起文選樓於南

陵喜誦釋氏經文凡三藏所載悉會其旨分金剛經爲三

十二分西遊章山閣皂面忽無疾而殂帝悲慟葬於秀山

昭明愛女　牛衣兒　沈約女　帝子女先不擢後乘惡境　頹樵

諡昭明明年帝遊豫章回近昭明祠閣皂有愛女陪輦無故卒帝驚悼命葬於祠西令鑄金為壻與之合葬何所取義後有牛衣兒避雨墓下見金蠶爛然飛出因拾數十納懷中忽聞霹聲蠶失去沈約女為昭明太子妃素好道嘗請教孟景翼得太陰煉形術然性慳不喜捨孟戒曰不立功行而勤修道術恐千年後必有一刼其後卒葬吳興之弁山至一千二百年為樵子開掘襯取寶玩復欲啟棺見一麗姝坐起告曰諸物任取但勿傷我內一頹樵以為怪又慮事泄乃斧破其腦血凝為石官府究其事鞫樵悉處死帝立三子綱為太子諸子以釋氏多婆子氣皆好玄綱常集侍臣親講老莊自號玄圃先生何敬容謂人曰西晉祖尚玄虛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後以言得罪免深恥不及二兒之高終

梁　帝大同　殷鐵石　周興嗣　東魏 武定　梁 太清

身静居一室乙丑改元中大同帝初命殷鐵石教習諸王子學書隨筆書十字散亂無序帝謂散騎侍郎周興嗣曰知卿敏才甚集次韻章句成文以便觀閱興嗣乃列為四言語含旨義一夕編就鬚髮皆白興嗣字思纂少宿逆旅有相者謂曰子才學邁世當受知英主及進呈千字文寵錫益隆二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自講三慧經是夜寺浮圖火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命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不省高歡使侯景全領河南諸郡以拒梁癸亥改元武定丁卯歡卒子澄立侯景叛附於梁封河南王丁卯梁改元太清戊辰澄使入梁求通好從之景遂反已巳攻陷臺城帝卧疾口苦索

梁簡文帝

陰鏗

行觴者

蕭子雲

南郡太守劉之亨夢姓李二人乞命明日有遺生鯉、三頭劉放之其夜夢二人云令公

蜜不得再曰荷荷而殂、八十六歲在位四十八年、葬修陵羣臣立綱、爲太宗簡文、景總百揆、晉陵太守陰鏗字子堅嘗宴集賓僚、以酒炙與行觴者、衆皆笑、鏗曰吾儕竟日酣飲、執爵不知其味。豈人情耶。及[illegible]爲景衆所擒、有人救釋之、乃前與酒炙者也、鏗遂棄[illegible]亦聞玉笥山是梅福修道處、徃遊遇東陽太守蕭子雲字景喬、梁公下亦避景亂來此、苦無明師、後値下令威來傳鏗丹法、修之得道、因賦神仙詩曰

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香、鄭持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厓與赤松、乘羽就周王、

子雲善飛白書、筆力勁駿、遍歷玉笥三十三峰、三十六澗

壽後年
□有二歲
劉之亨
通公
于子悅

復得陽翁伯種玉法種於崇仁縣界爲丹服之得以昇舉
時侯跛一足景跛益暴甚信通公道人通公居處無常所語狂
譎飲酒食肉遊行民間揚州未陷之日多拾死魚頭積西
明門外拔青草荊棘栽於市里及景渡江先留東門一城
盡斃置魚首於西明外爲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
公每言得失景惡之恐洩其陰謀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既不）
私遣小將于子悅將四武士往侯囑曰若知勿加害不知（知何必殺）
則客擒四人立門外子悅人通脫衣燎火逆謂曰我是何
人汝敢輒殺悅曰不敢馳報景親至拜謝後因宴召通通
取肉搵鹽以進問曰好否景曰大鹹通曰不鹹則爛後景死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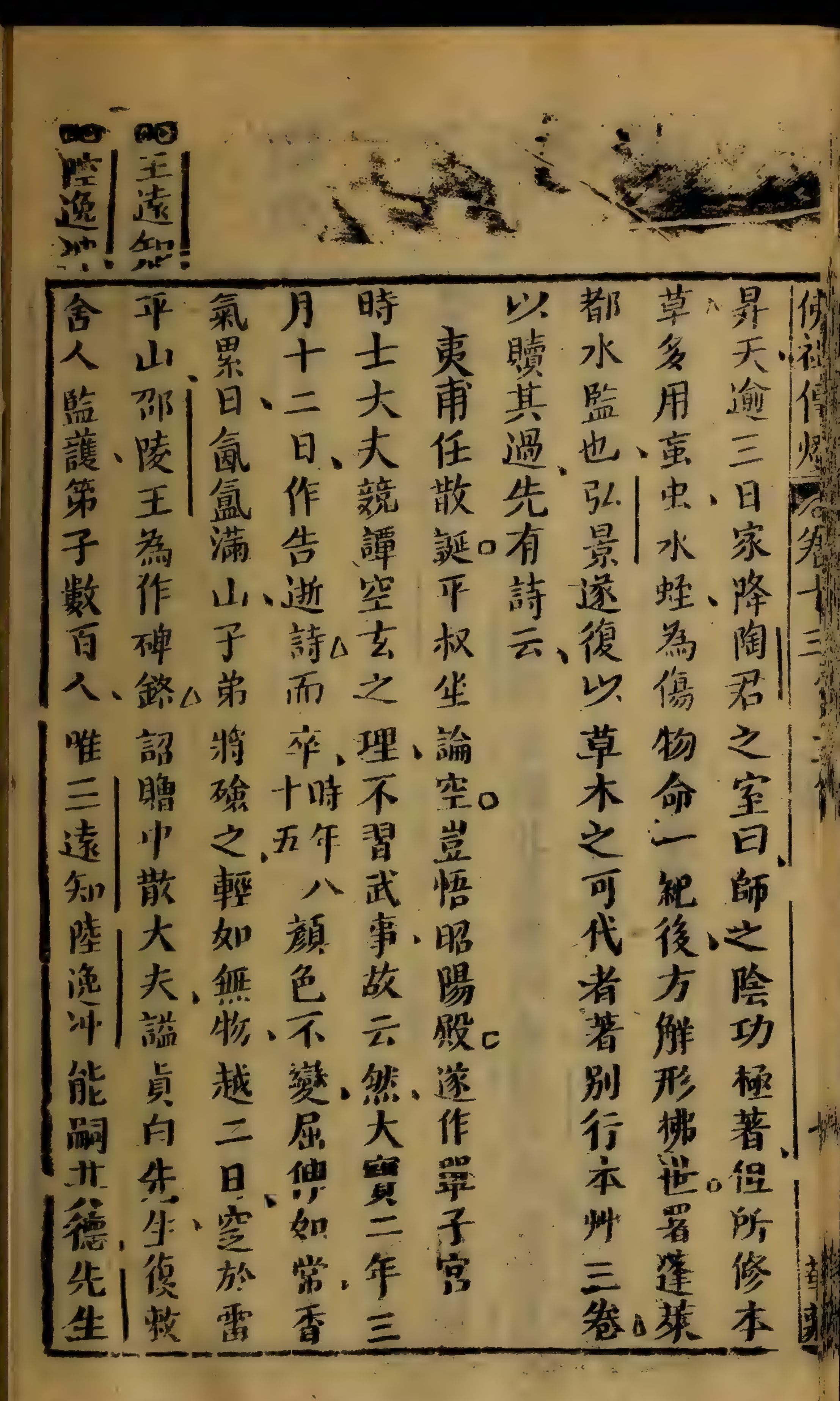
侯鑒
張嵊
陳霸先
北齊王高洋
天寶
梁
大寶
蕭詧
西魏廢帝欽
蕭綸

曰、衆以鹽五石、置腹中、景使子鑒寇吳興、太守張嵊一門死節、始興太守陳霸先吳興人、漢陳寔後使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制、感帝第七子繹約東魏合進、是秋、高澄爲膳奴蘭京所殺、太原公洋澄弟執斬京、庚午春、洋爲丞相、齊郡王、未幾禪位、爲北齊顯祖文宣、改元天寶、廢孝靜帝復弒之、東魏建國十六年、是年梁建元大寶、景自稱漢王、宇文泰遣使立梁岳陽王詧昭明子爲梁王、詧朝於魏、辛未文帝殂、子欽立、爲廢帝、梁邵陵王綸武帝第八子欲討景、往問陶弘景曰、不吉、綸不聽、弃武昌起兵、敗走汝南、弘景於大同初獻二刀於上、名善勝、成勝、素蓄爲佳寶、往往飛出、人望之如二青龍、手詔答謝、帝詣張天師道裕建玄

圖 弘正

桓闓

壇三百所皆弘景之資也帝金樓子云予於士大夫重周弘正隱士重陶弘景其於義理精博無窮至是簡文帝想望共丰彩臨南徐召弘景葛巾進見於後堂與談數日而去陶君初有下士桓闓字濟遠性沉謹奉役外無所營爲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控一白鶴自空下集陶君欣然臨軒接之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也陶君心討門人無姓桓者訪之乃執役法闓耳問其素修何道闓曰修默朝太帝之道積九年矣將昇受恒濟真人之職陶君即欲師之（雖得）桓固謙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為探之他日相告桓君服天衣駕白鶴



王遠知

陸逸冲

昇天逾三日家降陶君之室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蚤虫水蛭為傷物命一紀後方解形拂世署蓬萊都水監也弘景遂復以草木之可代者著別行本州三卷以贖其過先有詩云

吏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時士大夫競譚空玄之理不習武事故云然大寶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詩而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子弟將殯之輕如無物越二日窆於雷平山邵陵王為作碑銘詔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復敕舍人監護第子數百人唯三遠知陸逸冲能嗣其德先生

三陶籍
三劉孺
△錢妙眞
△前妙意
四馬樞

常言心中恒如明鏡。燭物遇形。不覺滯礙。遠知研究心鏡。所以謂曰。鏡以照面。智以照身。鏡明則塵俗不染。智明則邪惡不生。先生初恐絕後。仍娶妻小有子。名籍。字淵文。歷仕餘杭錢唐令。有聲名。詩類謝靈運。劉孺稱曰。貞白猶存。貞白有女徒錢妙眞與妹妙意依居茅山。日誦黃庭經。及隱居仙去。眞先入山洞燕坐。意後至。而門已扃。跪扣三日始開。得以雙修。不聞世亂。扶風馬樞。字要。六歲能率身孝慈。少屬亂離。凡所居。盜賊不入。依託常數百家。有雙白燕巢其庭樹。馴狎欄廡。來去幾三十年。大同中。渡江來師弘景。尤善佛老周易義。分派別與論者。拱默聽受。邵陵王將入援。留書二

梁王棟 偽漢侯景 太始 王僧辯 羊鵾 蕭侯報復 梁元帝繹 風聞 陸法和 陳㤂 任約

萬卷付樞肆志尋覽隱於茅山是冬魏克汝南殺綸侯景
逼梁主禪於豫章王棟尋弑綱廢棟侯景自稱帝改元太始湘東
王遣王僧辯陳霸先等東伐景景敗走吳下其部督羊鵾殺
之以鹽實其屍繹即位江陵世祖孝元改元承聖以陸法和為郢州
剌史陳忠再世弟子嘗師寇謙之傳育道術隱江陵百里洲初
侯景叛南郡朱元英往問時事法和曰果熟時不撩自落
檀越但待侯景熟無勞問也景遣任約逼江陵法和出詣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登艦
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軍出無復一驗謂神皆從征故也至赤
洲湖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謂將士

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昔自踴躍令吹之而風逆不便乃執白羽扇以麾風即返吹約衆見梁兵步水上遂大潰寫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約及期未得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禮越等實是賊標今何不自標下求之果見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纔出鼻遂擒之元帝拜法和爲刺史見帝不稱臣其啟文印名上自稱居士既而忽稱司徒帝就拜之復大聚兵甲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曰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主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耳既被疑業定不可改也復退隱於洲帝在之惟懼武陵王紀武帝第六子來襲求援於魏宇

西魏文泰　于謹　宇文護　楊忠　後梁中宗詧　天定

文泰伐蜀紀敗死甲戌泰廢主欽立其弟廓僞恭復姓拓
跋尋弑欽泰聞梁主尚玄虛不務國政遣于謹宇文護楊
忠等伐梁繹仍開講老子於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魏兵
入繹降被殺法和在洲中聞召魏伐蜀即製凶服以候及
蜀梁俱滅遂著之受言弔國失也未幾法和忽曰范師至也遂
暴死殮時屍漸小縮至三寸許後魏兵開視棺已空魏徒矣蓋得謙之屍遁去
詧於江陵使自稱帝為後梁中宗宣帝乙亥改元天定蕭家孫梁承重

林時茂回頭及桑若灼燭遺濟僧辨等品達雲泥
六朝衲子紛紜非初祖留傳正法所謂三寶徒虛語耳
蕭氏為仙佛宗枝每生其人加叔達子雲等也
貞白證果及在門人之後非道業之有邈亦欲假此以
未世之為師者不可遽忽乎弟子

梁敬帝 方智 | 紹泰 太平 | 周閔帝 覺 | 周明帝 毓 | 陳武帝 霸先 | 永定 | 陳文帝 蒨

口丸眞里神龍出世 ○○○王屋山太乙指迷

霸先迎立方智元帝第九子爲敬帝改元紹泰霸先自爲丞相丙子改元太平是冬宇文泰卒追爲周太祖文帝世子覺嗣爲太師封周公護綱紀內外以魏帝詔禪周丁丑覺稱天主爲閔帝護弒魏主西魏共三生二十三年九月護又弒覺而立毓世宗明帝毓覺庶兄爲是月梁霸先封陳公遂稱帝陳高祖武帝改元永定廢梁主尋弒之梁四主合五十五年大同時有謠曰烏山出天子江左山以烏名者皆令鑿之故郭長城之雉山獨全而陳主出焉改丹陽曰蔣州陳主爲興嗣且多疾戊寅乃捨身於梁之續大莊嚴寺羣臣亦三請迎歸已卯夏殂皇后召立帝兄子蒨世祖文帝改元天嘉徵茅山馬樞爲

天嘉 周 武成 韋夐 護誓難 爲之君矣 周武帝邕 保定

稠禪師

金剛

支尚書不應命樞目睛洞黄能視闇中諸物作壽聞化蛇去是年周始稱帝改元武成并州處士韋夐孝寬兄志尚夷簡魏周之際眞隱士十徵不屈泰不奪其志號尤重之賜號逍遥公冢宰邕見號勤政進毒弑之立號弟邕武帝辛巳改元保定敻初見周主尚禮歎曰弱主賢明多招强臣之嫉果遇害敻又聞齊滅元氏殆盡曰齊祚不長矣初老君矯龍下謫欲磨其性投鄴郡農家龐氏爲兒父母鄰於虔日令出家爲沙彌師名之曰稠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稠以劣弱見凌乃入殿閉户抱金剛足誓曰我以羸五想便齊弱爲等類侮辱已甚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

精神所感

忌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又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現形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曰能食筋乎曰出家人斷肉神操鉢舉匕以筋揭之稠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入口而盡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稠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更於中堂會食畢眾又戲毆稠曰吾方恐不堪於汝共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為汝試之入殿橫蹋壁行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先輕侮者俯伏流汗後謹覺遂號稠禪師居北處山搆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者數千齋主洋

北齊主
高殷
北明
北齊生
高演

怒其聚衆領驍勇萬騎躬自往討稠領僧徒谷口迎候洋問曰何遽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此受戮洋降禮悔過命設饌施異請曰聞師於金剛處祈得力欲見効少力可乎稠曰昔日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先欲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於谷口稠圍咒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鬬觸摧折繽紛如雨從官走散洋叩頭請止遂敕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師後于幷州營懂于未成構疾臨終歎曰生死人之大分如來尚所不免但功德未成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已伏案

邪齊主洋殂子殷立廢帝庚辰改元乾明洋弟演殺殷自立肅宗孝昭帝演

北齊主 高湛 大寧｜後梁蕭巋 天保｜突厥｜北齊 河清 斛律金 斛律光 彭樂｜齊主緯 天統｜周 天和｜陳 天康｜陳 梁周齊

朔、弟湛立、世祖武成、改元大寧、壬午、後梁主詧殂、子巋立、為安帝、改元天保、齊改元河清、癸未秋、周太師護結連突厥侵齊、齊國丈斛律金破之、申申護、又擊齊斛律光金長子率上將彭樂等與戰、樂乘酔深入、被刺、肝膽俱出、樂納腹中不盡、遂截去之、復入苦戰、大敗周師、突厥北遁、樂遂營下馬、僵立而卒、敕封神勇將軍、立廟祀之、齊主傳位于緯、為元帝、又曰後主、改元天統、丙戌、周改元天和、陳改元天康、陳主殂、子伯宗立、廢帝、改元光大、丁亥、安成王頊廢之而自立、高宗宣帝、改元大建、齊主湛殂、初病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美婦、亭亭去地數尺、食頃成觀世音、時徐文伯孫之才仕於齊、診曰、色欲多、大虛所致、處湯方一劑、覺稍遠、數服後、悉不

皆天字紀年

陳廢帝伯宗光大

陳宣帝頊大建

徐之才今之靜功內事者非所見奇異皆病也非有道德也

和士開[illegible]平人

[illegible]祖珽

齊公憲

衛公直

見欲用爲宰執和士開欲依次轉進授兗州刺史湛疾復作星夜徃召至已殂矣之才術既神凡異症投之悉愈有人患脚跟腫痛求療之才曰此名蛤精疾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而得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二蛤子如榆莢有以骨爲刀靶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云得於古塚髑髏額骨其精鑑博識類此後爲右僕射庚寅改元武平復主以祖珽爲丞相後逐辛卯周主從弟齊公憲衛公直請暴護前罪執誅之改元建德癸巳周主納楊堅女爲太子妃堅小字那羅延弘農人漢太尉震之後生有異徵父忠從戎母獨居撫養寄育尼寺夾一老尼河南緱氏山人年八十餘皆稱爲緱仙姑初八衡

建德。楊昭 猪仙姑

山居傍魏夫人仙壇。積四十年忽一青鳥飛來言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爲伴暇則與談道義毋有人遊山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曰今夕有恭客至昏夜果有羣僧持火㨂及將來害姑欲索財物姑端坐在床羣僧遍覔不得而出俱爲猛虎所殺大同中復徙湖南長沙鳥亦隨之後遊九嶷遇楚南公與語氣運知南北復當合一姑遂訪神龍所在乃淨髮爲尼至華陰縣元真里見紫元能覆遂寓居尼寺堅方三歲在寺前學步老尼訝之謂其母曰此兒來歷甚異他日必然大貴但不可在市俗掩其遍明小其心志我將去清淨處方妙毋因在隣側許之尼推

隋上識堅而不忘亦奇

張子信善風角知齊之將亡

北齊隆化。

北齊幼主恒

承光。

周宣帝贇

宣政。

歸鞠有年餘尼將他出付其母自抱忽見頭上隱隱生角遍身長鱗母大驚失手墜地尼心動亟還抱起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明年尼辭去楊忠封隋國公堅既長襲爵周主嘗謂曰公姿相奇偉服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欣達而典。甲午秋周太后殂詔行三年喪禮時稱賢孝左右勸廣移知所是善事以資冥果周主不許乃下令定三教以儒教爲先由後則近道矣。是黜道佛二教詔毁佛祠齊主宗奉道教丙申齊改元隆化。周大將軍楊堅伐齊丁酉春齊主傳位子恒爲幼王改元承光。周師兢進圍鄴齊主披甲尚講道德經兵敗被獲殺之北齊五主合二十八年戊戌夏周主殂子贇立爲宣帝改元宣政。忌齊王憲威尊望重

誕以反逆縱殺之河內人阮基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松樹下神狀奇異基捨弓矢稽首願拜為師若有夙契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有一童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紺碧琉相行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覩覧心神惶怖請退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耶基曰凡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嘉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徵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惶悚叩頭千百求乞生津師遂令基捨惡從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為蔬

冥官

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疾卒唯左手一指尚煖家人守之越日而活良久能言云初見二黃衣使者執文書拘至臺府階前小吏數十皆執簿書或青或黑一吏執黑簿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聞之倉卒恐怖忽憶聖師之言西北瑞雲起見師坐雲車中冉冉去地丈餘冥官皆作禮稱是太乙天尊師曰吾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取經一卷付誦拜跪謹受題云太上救苦經讀一遍冥官拱手受命師曰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相見遂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氛氳黃衣仍引至家聞號泣聲始知復活凝坐追憶經文不遺一字而抄

周靜帝 闡

大象

隋文帝 楊堅

開皇

獨孤后

太子勇

李德林

錄傳世後辭親友入山齊王憲素奉道佛聞有是經即虔
請拜誦無有間斷。至是受冤繼死家屬領回發葬是夜還
魂外人無有知者周主贇傳位子闡靜帝改元大象自稱天
元皇帝庚子夏楊堅爲大丞相進爵爲王辛丑春周禪於
隋得遂稱帝爲隋高祖文帝建元開皇立勇爲太子獨孤氏爲后
夫子爲介公弑之周五主二十四年下令盡滅宇文氏侍郎李德
林第之不復歎曰大喪仁心祚能久乎是冬詔求遺賢皆
林蔚然去魏遊梁與庸僧不合見梁主崇佛知亂將作復
返魏趍嶢是行前阻大溪一舟順流而下瘖然求渡坐觀
二人形容非漁非佃轉眼已至彼岸二人云家離不遠隨

姚真卿

褚如一

秦人綦庭却是軀人

入道

之穿林度徑既至青衣童啟門揖進草堂二老轉入未幾易道服出見陳果餅相待澹然請問姓氏長髯答曰老夫姚會字真卿此位褚如一諱崇陽皆金華人習儒業值秦始坑儒棄家避難逢初平大仙引至此授養神煉炁術漸能飛昇參謁秦乙皇人得列班次此非塵寰也君有夙根可同往叩皇人遂入堂後見白鶴青鸞盤旋飛舞一座瓊瓏門樓用寶石攢清虛境三字從西廊而進過巍巍大殿有九重高閣盡棟雕題上插霄漢曲折碧甃欄杆上下赤琰門扇三人佇立於堦有紫衣女童傳命上樓推開異香撲鼻瑞靄凝眸以玉爲臺上坐上真戴蓮瓣寶冠穿錦霞

天服繫綴玉絲絛躡無憂珠履姚祐禮畢冷濬然前拜別
人曰別來無恙。冷設席欵待問知前因否濬然曰生於儿
濁已昧本來。皇人曰子知上世有楊墨否濬然曰以異端
見斥於孔門者乎。皇人曰子即楊朱後身也太上惡不遵
教自立異見專為我無仁慈。惡墨子以兼愛立說等父毋
於路人。縱情汗漫故屢經屏出道祖不忘救拔故復命汝
降世使子除鬚削髮寄蹟釋門要知四大皆空五蘊非有。
以矯不肯一毛利人之失。又不欲子偏從釋氏。故託我招（妙語解頤）
子黠醒。援以道法待行滿咔。還赴仙都子勉之。濬然泣謝
復問墨翟何在皇人曰因其不明仁義獲罪素王欲使其

陳後主叔寶至德
後梁蕭琮廣運

發明大道爲後世儒宗其因緣尚在子詮道之後命童取混元法籙三卷賜之曰遇有緣者子當轉授以輔世潛然拜辭由舊路至溪邊姚褚曰溪名隔塵舟來筏往人間竹木所沉惟本山者可渡相携登筏頃刻抵岸別至河東石樓山選幽曠地結茆演習星纏地輿陰陽術數無不精奇鄉莉有災患悉爲治之四遠咸聞齊周隋皆迎聘不起好事者來從學澹然擇人而教壬寅春陳主頊殂子叔寶立陳後主癸卯改元至德日飲宴後庭使諸嬪妃與狎客賦詩丙午後梁王巋殂子琮嗣改元廣運明年隋徵琮入朝封莒公後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時江南妖異特衆陳生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

可笑

陳 禎明 徐陵

褚伯玉

已得定力

晉王廣

厥之復改元禎明性好釋氏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記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命侍讀徐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抗陵字孝穆剡人般大宰勉族了

母夢五色雲化爲鳳天室而生寶誌見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錢唐褚伯玉字元璩少好出世學事陶貞白多年守拙如愚與徐陵交善謂曰天下將亂吾當去遊南嶽路入閣中飛湍走陷急泊舟衝磯忽起山水暴漲激船上巔崩落絕嶂徒侶以爲水淬矣緣險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攜舟涉不測之泉衆大駭服後遇武夷君授以眞訣遂得長生開皇八年隨主命晉王廣帥韓擒虎賀若弼

韓擒虎　賀若弼　高熲　薛道衡　混一　寶靜

韓擒虎等伐陳、長史高熲臨行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曰克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大軍渡江、南岸諸戍皆潰、擒虎虜後主歸、封長城公。陳五主合三十二年自東晉來始復混一。除毀兵仗。羣臣請封禪、不許。詔定雅樂。帝雖武功定天下、而素信三寶。夙根聞少林有達磨遺跡、遣使修葺。時慧可傳法、師姬姓、母感異光照室而娠、生名光。幼覽三乘、好遊山水、受戒於香山寶靜禪師。終日宴坐、忽於默寂中見一神人曰、將證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翊日光頭痛如刺、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師視其頂、如五峯秀出、謂曰、神命汝南者、其達磨乎。光遂

三祖僧璨

莞宰

楊素

造少林。因得受衣。講法於寺。天女爲之散花。自是繼闡玄風。博求法嗣。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來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爲佛法。光曰。自心是佛。自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居士領悟。遂請皈依。光深器之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以正法授之。光付法已。念達磨舊記。當有宿累。乃韜光混迹。或隱酒肆。或寓屠門。人問曰。師是道人。何故乃爾。光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至開皇十三年。果爲莞城邑長所惡。加以非法。怡然順受。歸山而化。年一百有七。使者來山。正圓寂之日。還言於帝。欲罪莞宰。而宰亦亡矣。是歲詔越公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山。此乙卯春宮成

奏新樂於宮、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嘗於野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寶常趨避之、車中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予天授律呂之性、將傳雅音於季末之世、救崩壞之樂、然正始之聲、予未備知也、使鈞天之官以示玄微之要、羣仙凌空而去、寶常還家已五日矣、常與人同食、言及聲律、時無樂器、誤以紅牙軿箸、聊爲白飯噴蜂、

高士與仙人、惟近道逍遥公者、淵明之後一人、毒龍下降、不以佛法檢束、何能馴擾猢師所以具大力而不逞、終歸正果、經能拔人於地府、太乙眞救苦天尊也、阮基悔心即授以經、齊憲宛死、亦得復活、爲皆可救之人耳、時裝以剛武之姿、削髮遁世、原是大手段人、髡頂除鬚、洵可矯一毛不拔之過、上眞誠善於處分、伯玉爲貞白弟子、固宜有此定力、

鄭譯

〇〇得仙傳寶常正樂 〇〇續聖授伯醜談經

以食器雜物取筯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作絲竹大爲時人所賞歷周洎隋落拓不仕開皇初沛國公鄭譯定樂成而奏之帝召寶常問其可否常曰哀怨浮散此亡國之音詔令剏造樂器寶常曰世有周禮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今將復之人必哂笑奈何帝誠令爲之應手成曲衆咸嗟異由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然其聲率下不合於俗人皆不好率寢而不行帝命太常集仁壽宮奏新樂寶常聞之潛然而泣歎曰溧厲而哀大下不久相殺盡矣當此海內晏安聞者太爲不爾時鄭譯

牛弘　辛彥之　何妥　盧賁　蘇道　蕭吉　王令言　安馬駒　曾妙達　王長通　敦金樂

牛弘辛彥之何妥盧賁蘇道蕭吉王令言皆善於雅樂安馬駒曾妙達王長通敦金樂等能作新聲悉心服寶常中年無子每謂友曰吾不堪病痛則殞矣未幾果病其妻竊財物逃去寶常幾餓頓忽一夕先所遇神仙降其家曰汝捨九天之高之戀下土之淪沒於茲限將畢猶記雲臺宮之會乎揩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鄰人曰吾乃周之萇弘偶謫於人世悉焚其書曰用此何為旬日不知所之太史耿

耿純臣

純臣奏曰邇夜司天乎聞空中隱隱有聲帝歎曰寶常與衆仙較樂也帝以盜則繁多用法嚴峻三人共盜一瓜事發皆死有俠士歐陽生客寓洛下曾遊終南遇孫秀十餘

歐陽生

孫秀才

歐陽此舉與大功德

叶谷渾

突厥啟民

仁壽

飛行劍術專意鋤奸植善乃夜靜入執政府至閣前曰自古體國立法寬自源長酷則祚短未有蓋一錢而棄市者不爲吾奏至尊更求爾屬無噍類矣言畢不見執事者懼懼奏聞乃停此法丁巳帝以吐谷渾不生釁以公主妻之己未帝北巡幷州見一寺頹落詢之乃栢禪師所營工未畢而卒帝渙然記憶頂禮恭敬旋分總管太興營葺其寺遂成帝蓋禪師再生突厥啟民來奔帝妻以公主使處朔州時太子勇多內寵獨孤后惡之次子廣餙矯恭儉與楊素厚素與后交譖勇廢之廣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辛酉改元仁壽帝初搜訪遺逸華山楊伯醜馮翊人少好讀書

楊伯醜

得青精之傳隱而靜瀕比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帝賜其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出常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卜之方爲太子勇召遂遇立而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指而詣有人牽所失馬至遂捕之何妥嘗與論易聞妥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其測理辨答思理淵微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別有玄機問所學伯醜曰太華之下金天洞忠我官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世儒當謂哉吳興柳歸舜願拜從學醜曰汝耳後有異骨但可遇仙難聞醒道因

武遊郎　阿蘇兒　武仙郎　自在先生

指之南行。榔辭去龍門王通字仲淹、李來教導相與談論竟日醜喜曰。所學統正足以發我盡以義理傳之。在京數年至是復歸犨山欲從者追躡不及。歸舜自庚申至江南將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維舟登岸循小逕行四五里踰越溪澗道旁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葉成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為絲竹音中央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蔭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苞深碧蕊深紅異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阿蘇兒武仙郎自在先生踏遶露鳳花臺戴蟬兒多花子者蟬兒唱

四踏蓮露 四戴憐兒 四多花子

歌曰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銀釭雙鳳舞此鉤弋夫人常所唱詞蘇見亦唱曰昔請司馬生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我憶阿嬌深宮下淚而唱吾初學時為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遊郎曰昔見漢武帝乘鸞金䡴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相隨以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仙郎問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梛第十二問自何許來曰往巴陵遭風與酣至此武曰梛十二官得臻異境因痛致妍耶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三十娘子遙呼曰阿春此間有

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來雲氣漸散見珠樓翠幕重檻飛甍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顋其姝美謂曰娘子使春傳語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來食否請乘暑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床出者歸舜讓而坐春教鳳花臺看客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前度受擒一鸚鵡飛至曰近有一篇君能德乎歸舜曰平生薛顗也臺曰昨過蓬萊玉樓有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渡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披跡依舊檻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臺曰僕在王君左右一

朱然

江總

鳳花臺見楚詩伯

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眞籙東方朔授我秘訣武帝求爲太中大夫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蔵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移陸遜復兄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二陸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疊薦甘香裂鼻飲食訖有二道士自空下顧見歸舜曰大難與鸚鵡相對君非翀十二乎歸舜拜問姓氏一曰此古仙王次仲今改名丹余即中央氏相與探望紫微實能安濟者也歸舜曰隋主果稱賢乎笑曰楊堅本無功德以外戚竊位復聽讒自削宗

袁天綱　吳嶠　李播　信母李

枝根本焉能永固天命攸歸子試拭目觀之歸舜欲再問道士曰君舡以風便欲啟可速回因投一尺綺與之曰淹眼即至歸舜從其教身忽如飛却墮巴陵舟所正值舟人將發云已失君三日歸舜歸隱吳與終不與人言及斯時紫微下降從龍列躍先後降生初大撓下山向成都袁氏托生曰天綱甫襁褓兵亂失母育於父天姿秀拔好星緯百家之技遊學四方聞雲溪吳嶠精乾學遠投師之悉得其傳又於蜀中遇異人授以卜筮風鑑之術岐山李播者宇文周時偶出遊見一女徬徨道側李曰覡汝相當有賢子吾適喪偶能相從否女應之遂攜歸爲婦詢其從來知

李淳風

右已號黃冠子、十薛舉、十杜伏威、十張善相、羅靖

閻羅王

適成都袁氏逾年生一子名淳風鬭芭再世播仕於隋淳風居家有胡僧相訪云姓耆西晉時來遊今世亂西還開郎君素好天文故來一談月餘別去曰後遇袁姓子有塡箎之義可共輔弼既成風願勿忌木源播知將亂棄職歸父子爲黃冠遯世澹然在石樓從遊者日衆與之談繼講道有志用世者教以兵陣如定遠薛舉岐陽杜伏威廣寧張善相囑以相時而動保境恤民京兆三原李靖字藥師韓擒虎甥姜維冉虎曰勇畧似我其推量勝多定非風塵中物臨終召謂曰吾行兵二十年不殺一平民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靖姿貌魁秀嘗遊獵山中暮不得歸投一朱門求宿七

龍婦

人則婦也設酒肴宴於中堂靖素豪飲卑僦連酌夜將半忽聞叩門聲傳呼奉天符行雨主婦應諾謂靖曰妾身龍也帝命行雨奈主若不在君風世龍身敢相浼代往當厚酬之命乘青驄馬與一小瓶戒曰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地下乃三尺雨也愼毋越數有違天旨靖應諾跨馬起於空時天氣晦昧惟聞風響馬足如隱山巖樹杪自思馬邑每苦無雨以御枝蘸水連下十餘滴忽山谷濤聲震響忙撥馬還主婦迎門曰郎君多行雨數害却妾身也坦背天之降罰何連元靖鮮血交流蓋已受杖矣靖謝罪婦曰然有勞不可不信義酬喚二婢出一面東立怒氣勃勃攣拳驛目一西向立笑

容可掬垂首低鬟婦問君當隨意靖曰壯士何所護寧取怒者婦曰向若并取喜者則位兼將相靖深悔欲更請婦曰始發言天曹注定不可更也夜深請宿靖趨東廂就寢天明起視乃古廟也殆至馬邑見廬舍傾頽人民嗟歎云驟雨水深三丈靖徃廣寧從林師澹然識是王佐所學悉授之自此歸隱峨眉靖長揖謁楊素素稱靖處士留幕下叅贊龍門布衣王通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河汾間敎授弟子數以千計素雅重之勸以出仕通曰幸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飦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王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弟績性

煬上善 宜華夫人 張衡 隋煬廣帝 蕭后

簡放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後通卒門人謚曰文中子有人遊華山遇泉通與煬伯醜對立絶巖指嘯續於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一斗時稱斗酒學士歸著書自號東皐子仁

壽四年秋帝寢疾太醫治無效聞宗人煬上善精脉理召之背寒哀已氷下山袁先投為上善仍以醫道齊人探索三墳乃纂內經為太素脉法能斷人壽夭窮通徵休徵咎比於神靈其時承詔視疾退謂太子曰帝脉已絶其四少延旦夕耳後上善壽百歲而終至帝所寵宣華夫人陳宣帝女偶出更衣為廣所迫帝大怒廣恐與素謀令張衡入侍帝遂崩在位二十四年壽六十一是夜廣入烝宣華明日即位煬帝立蕭妃為后初隋后孕廣時夢腹中如雷鳴一金龍從身飛起摩空盤旋忽狂風驟起龍墜地斷其尾變一大鼠乳名阿摩矯詔

有頭無尾

太子昭

大業

烏愛貞人同

麥鐵杖

鼻天子

賜勇死乙丑改元大業立昭爲太子守長安命素營東京宮室▶洛陽築西苑内爲北海廣四十餘里中起蓬萊三山羅絡臺觀剪綵綴樹常如春景月夜從宮女數千騎作清夜遊曲奏之詔巡江都下令作輿衛儀仗課州縣送各色羽毛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伐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地時以爲瑞郃州太守麥鐵杖不貢帝稱之曰賢守也鐵杖雄州人驍勇有膽志日行五百里少入始興山掘舜弟鼻天子墓見有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皿皆金銀俄聞墓内擊鼓大呼懼弗敢入乃攜杖二銅人出墓門忽合杓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

王靈智　督君謨　進士　楊玄感

明卻趨仗下執役徃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月賜奇盜賊蹤由後主疑之惜其材力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深爲昇用旣收饒明習法律後爲汝南賢守有射首王靈智師事督君謨督能閉目而射志其所在則中之靈智謂得其術乃於隘路晴射督手一短刀每矢來輒截之臨末一矢張口承齒其鏃笑曰汝學術三年未教汝嚙鏃法也靈智伏罪終身爲僕役鐵杖慕而訪督已隱去薦靈智

於顯丙寅秋帝建進士科試士以文辭八月耿純臣言隋分野有大喪帝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同分又與國同姓故欲以厭之九月果卒其子玄感襲封素未徙封時李靖在館舍夜聞叩門

紅拂 越王侗 裴矩 王世充 趙昱 李珏

披衣斂視一紫衣少年杖一囊脫衣去帽即越府侍姬紅拂也拜曰妾閱人多矣無如公者願託喬木附絲蘿靖且喜且懼遲明聞追討聲乃雄服乘馬挾張排闥而出素卒（文無淡）帝喜曰此老死我得暢遊矣以姪侗為越王丁卯夏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等處交布販易帝令裴矩主之矩撰西域圖記已巳置西海諸郡庚午諸蕃來朝帝陳百戲於端門帝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胡從母嫁王氏性譎詐牛弘常誡其勿逢迎帝意是秋弘卒遺表薦蜀郡趙昱有才德初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修道至是徵為嘉州太守郡左冷源二河有老蛟為害春夏水漲漂渰傷民

七聖
二郎神
高麗
高元
王薄
張金稱
高士達
竇建德
代王侑
麻叔謀
令狐達

昱設械舟率壯士、又居民夾江鼓譟、昱持刀入水、有頃、水盡為赤、石崖崩吼如雷、昱左手提蛟首、奮然出水、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梅山七聖、隋末棄官隱去、後江水漲溢、見昱青袍乘白馬於霧中、洪水遽退、蜀人感其德、立廟灌江口祀之、有於彭縣季水廟中、見其像相似、咸以為再世、稱昱灌口二郎神、辛未徵高麗王高元不至、裴矩請征、帝徵兵會涿郡、天下騷動、始相聚為盜、山東王薄自稱知世郎、張金稱、高士達、聚眾河北、竇建德起兵漳南、壬申車駕渡遼、以糧盡還都、癸酉命姪代王侑留守西京、詔鑿河渠、自大梁由睢陽等處、引孟津之水達於淮、以幸江都、命麻叔謀為都護、令狐達為副、號召人夫齊集、汴渠開至一處、下露屋脊、掘下、四圍白石堅

固報知都護命錐鑿石撞門仍如故令狐請宣詔門忽自開進見無數添燈四壁圖諸形像後停一石棺啟視中卧一人髮蓋臉至足指爪盤於身匣有石板蝌蚪篆文莫辨

載酒問奇字
懸金募古文

興圖紛裂禮樂攢崩而寶常得神人之教而裁定之雖寢而不行使正如雅音以脩盛唐之典厥功懋矣信是萇弘再降

伯醜之易傳自羲皇卒以授文中子固知道派之正王藥師得濟然之傳使其立功唐室楊朱之罪可釋矣於中宵行雨寧非天水小龍乎

文中說教河汾周孔之道復明於世東晉頹風於茲一根誠中流砥柱也

金仙既知千在後發掘何不恭定深隱處或乃龍脉所結有岳於遺蛻者乎

○○周隱遥鍊形巖穴　○○○伊用昌游戲迷樓

下夫言下邳有白石老博識古篆令請至老人誦曰

金仙遺人數滿千年移葬高原金刀贈焉

厚禮相謝笑辭而去叔謀擇高處葬其幽棺即大河道凡遇民房産墓俱折毀之怨聲載道至陳留烏雲陡合氷雹如拳叔謀軒裳傾裂問詢鄉民言留侯廟要應求假其道方可遂同至廟拜禱一老人出曰使當時虐民怙寵焉能廟食千秋大夫潔己愛民何必畏讓前人哉忽不見叔謀赧啞有丁夫中年人心疼睡樹下見儀從呼唱燈光中擁一金冠雲服貴人喚夫近前曰可語麻總管爲其頭福未

狄去邪

大鼠

盡我師勸止督工成贈以車金同金音斤人從凌空而去中牟夫不敢漏言開至雍丘一大墓當河道喚民問之曰相傳隱士墓牛羊不敢作踐叔謀意忽之即催發掘人多力聚豁然陷下下夫墜下無數有復上者曰直下止二三丈隱隱聞鐘鼓聲令狐曰齊州狄去邪好劒術有膽畧現爲武平郎將請來以探穴相告去邪乃披甲懸劒蹲坐竹籃索繫銅鈴下約六七十丈及於底出籃漫行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座洞府中門緊閉東屋內有聲不柱上鐵索繫一怪獸似鼠而牛大門忽開童出曰府君待久問爲誰童曰覆姓皇甫[illegible]見殿字崢嶸上坐龍服雲冠垂纓佩玉者進

補奇不測

阿摩暴得
人身故作
窮奢極欲

李密

拜綠衣吏引立西廊傳武士牽阿摩來將石房大獄牢進
府君怒責曰阿摩念汝馴養日久姑令出世何不遵天道
虐害生民命痛打武士舉棒向腦一下大鼠叫似雷鳴方
再打空中降一童捧天符言帝有命阿摩國運一紀暫免
其箠楚數滿時伏案將練巾賜死遂去皇甫仍令牽去喚去邪
曰九華仙堂非有綠昌能臻此麻子伐我墓道明歲以二
金刀爲報子須澄心猛省不可自墮令吏引出不由舊路
送下山岡兩別乃嵩陽少室下去邪知國運不久入山修
道後於終南陽師遂成劍仙時帝復擊高麗楚公楊玄感爲父墓常有
白氣衝天以李密爲謀主襲東都帝還救玄感敗死改其姓爲

魏先生

下李淵

下李虎
下李昞
下竇毅
△竇氏
下建成
口世民

氏梁容亡命鴈門變姓名敎授有魏先生者（即陽御隱梁宋間）容與之往來先生戲曰觀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方捕蒲山黨非子乎容捉手曰既知我豈不能救歟先生曰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師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事之富貴可取容拂衣曰豎儒不足與計事遂西走收兵帝以李淵爲弘化留守（字叔德成紀人初）金堂李氏八百許其生二子宗支綿遠流居隴西累世積善淵祖虎仕周封唐國公父昞襲爵淵有大志胸有三乳聞竇毅開孔雀屏選壻往發二矢各中一目毅妻以女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甫周歲有二

元吉　玄霸　安伽陀　突厥始踞　王國風　審音至此不下寶常　巢元方

相者曰能濟世安民者。此兒也。故名世民玄霸數歲、英勇無敵勇至上應天前歲秋內苑仙李大開、方士安伽陀曰李樹既王楊樹當衰帝收李氏有兵權者欲銷其讖李淵沉默乃有是命乙亥春二孔雀集朝堂帝巡兆邊突厥始畢來襲徼民子帝馳入鴈門丙子春巡幸江都選少女千人為殿脚女龍舟如殿式、以文杝緯如殿之有脚沿堤植柳為蔭自製新曲命樂工演習、伶人王國風專習琵琶其父令言聞而驚曰其聲淫破七之兆且宮聲君象也去而不返汝不可從國風託病秋七月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與后妃同御龍舟至睢陽令狐達奏叔謀至寧陵患頭痛詔太醫巢元方診視帝夢擊頭痛得療之故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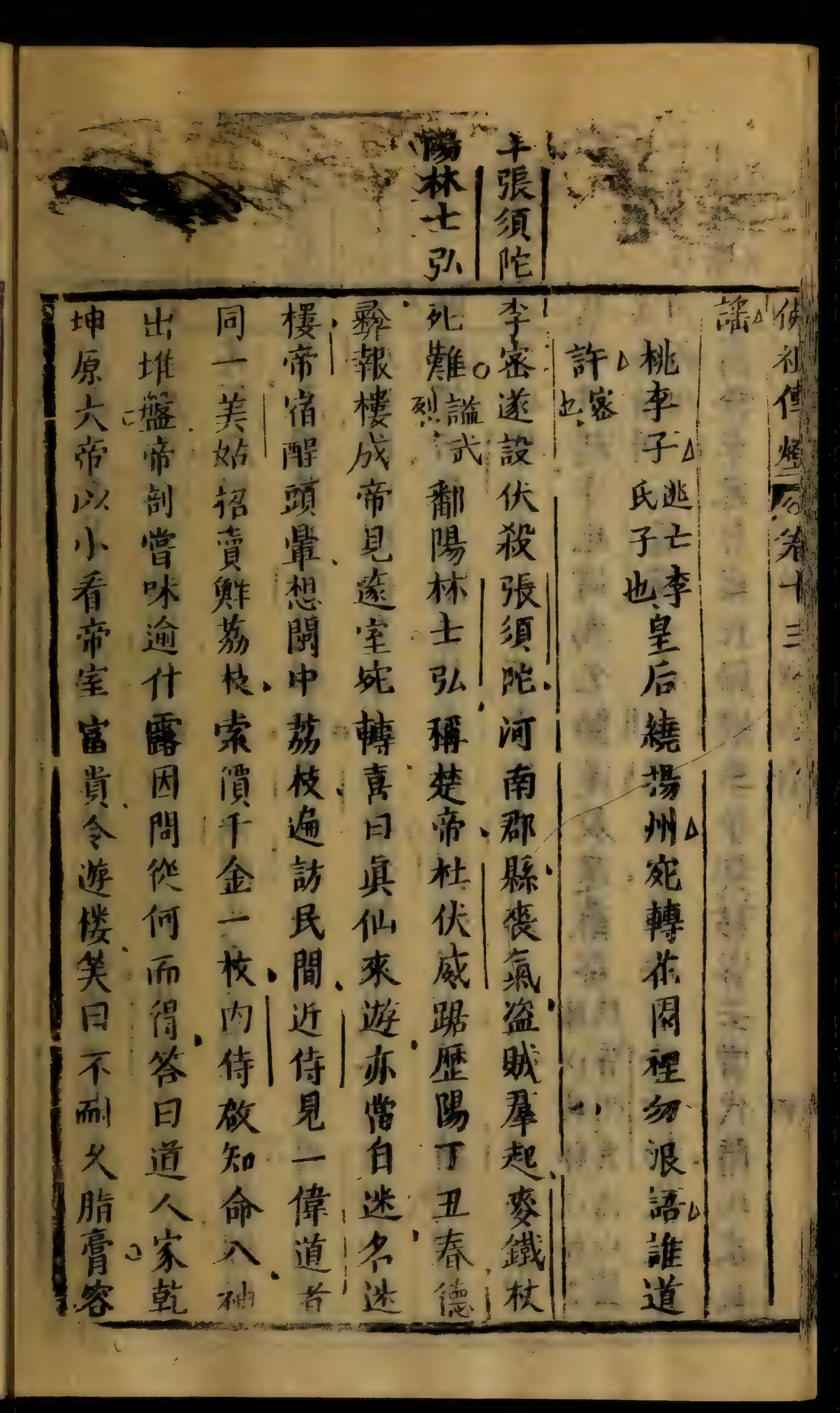
陶榔　來護兒　項昇　封德彝　周隱遙

麻、冷治藥用蒸羔和服大盜陶榔偷民家小兒當羊羔日獻侯受睢陽民金改易河道詔捜行囊有王璽一帝驚問叔（奇事）謀曰彭城有墓當道令掘自開深視乃宋襄陵王將璽祈（帝王事至此　剛出世）全詔來護兒勒榔叔謀腰斬駕至江都募巧匠營建浙人項昇獻圖應募命封德彝監督帝自稱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百人大湖洞庭西山有能琴道士周隱遙自云舟里嫡孫數世前得其祖傳居焦山鍊太陰術死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守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開護至六年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浴以新衣衣之髮鬢慎而

十翟讓
十單雄信
十徐世勣
一李子英

黑髭麁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八百餘歲狀貌如三十許人弟子有恒心者亦慮其年歲如棄去者亦甚衆帝聞其有道徵至江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帝問琴理周曰心和則琴理自得又問養生周曰國治則命自永矣帝覺答語傲慢令與諸學士問難周謂曰易象剛正詩古無邪諸生從事繁華將爲殉葬之臣也學士奏以不恭當誅帝釋而不問一日周忽歎曰羣雄四起守此何爲乞歸遂放還蘇郡陳以吳郡近姑胥改胥州吳語以鬚爲蘇隋因曰蘇州

初翟讓亡命在岡爲盜單雄信徐世勣從之衆至萬餘李密自雍丘歸讓李子英訪密云當代隋比來民



十張須陀

陽林士弘

謠△

桃李子△逃亡李氏子也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裡勿浪語△誰道許△密也

李密遂設伏殺張須陀河南郡縣喪氣盜賊群起麥鐵杖死難○諡武烈 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杜伏威踞歷陽丁丑春德彝報樓成帝見遂室宛轉喜曰真仙來遊亦當自迷名迷樓帝宿酲頭暈想閩中荔枝遍訪民間近侍見一偉道者同一美姑貂賣鮮荔枝索價千金一枚內侍啟知命入袖出堆盤帝剖嘗味逾什露因問從何而得答曰道人家乾坤原大帝以小看帝室富貴令遊楼笑曰不耐久脂膏容

易盡錦繡。焉能惑我。帝曰。若歷遍不失。可稱神仙。不能。汝
妻沒爲宮婢。姑怒曰。何苦在醉人前說醒話。道人曰。遊戲
片時無妨。携姑信步。一如舊遊。將一座說天宮之樓。不遺
一處。見帝乘如意車隨後。顧問更有靈勝否。帝赧顏。道人
曰。陛下聰明。不見天之五賊乎。蛾眉皓齒。是一堆白骨。雕
梁畫棟。不過日後燒柴。絲竹管絃。借辦應用公器。時巳月
斜鐘響。良夜無多。趁蚤遣我入山。還教得性命也。帝曰。言
亦可聽。只是天地間焉有不死方。秦漢可驗也。道人曰。始
皇放過安期生。武帝不識東方朔。等閒自悮。既不省白龍
圍繞時。要見貪遺不能矣。招一片彩雲飛下。二人跨入典

伊用昌

鄜氏

冉不見此乃河南伊用昌夫婦每遊江右廬陵宜春諸郡有心度世假以乞食變唱望江南詞夫能飲性多狂逸人呼為伊風子妻鄜氏有殊色音律女工皆妙或調笑之者即有失意之事嘗宿古寺廢廟間遇物即詠夫妻唱和自為笑樂詞中皆有微旨其詠鼓云

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

餘多不贅仍向廬陵混跡有聞其詠迷樓詞

江南景。空自說迷樓。百折千迴誇簡苑。珠輝玉炫勝瀛洲。轉眼盡荒圻。

昔有蕃釐道人於江都修道後遍遊五嶽得道回取玉二
方二白一赤即火焱種於地後長二樹花開白紫異色奇
香不同凡卉白名瓊花紫名玫瑰遂建觀名蕃釐帝聞之
花盛開幸觀見廻欄中一堆白雪千片紅霞有移栽之意
軍衛擁一道人至帝問何爲對曰修藥度世固精尤妙帝
索之即傾幾粒遞與帝同試有驗復令往取見花欄止一
株紅花問故道衆曰夜來聞花下大聲曰奉蕃釐大仙法
旨取素瓊同山留玫瑰以昭火德天曉失去內侍見墻上
墨書道人與賣藥者無二旁有兩行字錄奏

昔將酒色喪天真縱有靈丹不繼春妝去瓊花君莫訝。

元起

劉武周

梁師都

須知原是種花人

帝詡曰即蕃釐耶因想送荔枝贈丹藥世上原多仙人遣使四末吳州全元起精通醫道嘗與煬上善相為問難發明素問之義人稱為醫仙應召至帝問丹訣元起曰樂色不節則精耗貪婪不止則精散惟聖人愛精重施則精滿而骨堅此即太丹之旨帝謂其無學仍令徧訪靈仙不知(入脉)

天下半為竊踞李密稱魏公薛舉稱西秦霸王竇廠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梁師都稱梁帝時李靖復仕隋為馬邑郡丞取少祿為養值武周兵起靖携張氏仍向三原偶憩逆旅既設床爐中肉且熟張髮委地立跣梳床前靖方刷

虬髯公

馬一人赤髯如虬乘蹇驢來投革囊於鑪前取枕欹卧梳頭靖怒猶刷馬張映身搖手示靖勿怒急梳畢斂袵前問其姓卧客答姓張曰妾同姓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喜曰幸逢一妹張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靖靜禮之遂環坐靖市胡餅取煮肉共食客曰李郎貧士也何以致斯妹靖具述取斟酒酌之客曰吾有少下酒物能同之乎乃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曰此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始獲之吾釋憾矣觀李郎儀形氣宇眞丈夫也聞太原有異人乎靖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

三劉文靜

之同姓年幾二十州將之子也曰似矣能致吾一見乎靖曰晉陽令劉文靜與之善可因以見也客曰可俟我於汾陽橋頭遂策驢去世民嘗醉卧劉家文靜坐樓上見南宅大池中有白龍下飲大魚躍上岸以百數家人見而驚駭世民醒曰醉中渴甚夢飲公池甚快文靜視其体猶濕因大奇適虬髯託為相客來謁欲見二郎君迎進虬髯一見心死私謂文靜曰真天子也吾得什八九矣然須意凡見

四徐洪客

之明日與一道士至文靜接問曰徐洪客請二郎觀奕世民至長揖而生精采驚人顧盼煒如也洪客方與文靜奕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救無路矣罷奕曰真真迷

陰以許大事業潛房京卽有心大也

請去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爲念共至汾陽橋令靖詣京其坊西小宅相訪累議從容別却也靖如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令候久矣延入重門引入東廳具中櫛粧飾畢請更衣極華美傳呼云三郎來虬髯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狀相見歡然其妻出拜貌亦天人列坐陳酒饌家人自東堂舁二十床以錦覆之命去覆乃文簿匙鑰耳虬髯曰此寶貨錢貝之數悉以爲贈本欲於此求事或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太原有真主五年內即當太平以李郎材輔之必極人臣之位一又能自快前程奇妹從夫貴戚豈偶然也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

張仲堅　太原雄作事太原公子恐不能然　智蒲　毘沙門　毘留博義　提頭賴吒

事。是吾得事之秋。可瀝酒相賀。吾東海張建雄也、字仲堅、因命童婢列拜、曰、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相從出門而去。靖遂據其宅為富室。李淵留守太原、見突厥寇邊、中原賊盛、心懷憂懼。世民乘間說興義兵、淵遷延未發。忽夢身死墜床、為羣蛆食。覺而大恐、往叩智蒲禪師求解。師曰、大吉。為億兆趨附之象。世民曰、肝有臣神降於見前、稱毘沙門天王、願同力定亂。手有持猪首象鼻者、淵以告智蒲。蒲曰、按釋氏源流有四天王、曰毘留勒義、曰毘留博義、曰提頭賴吒、曰毘沙門、皆擁護法幢者也、淵始決意起兵。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寶初詔諸郡置祠。凡建佛寺、普以天王殿為額、有

祝老人　月丘子

祝老人者。諸淵請見。狀顏特異。淵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楊氏將絶。李氏將興。天命在君。願自愛。淵遜不敢當。翁曰。旣爲神受。寧用兩耶。隋雖偷安天位。平定南土。蓋爲君驅除耳。公德門爲聖人後。又負黃相。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相應在丹丘子之後。淵問爲誰。翁曰。與公近籍。公自不知耳。然丹丘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綱累心。淵曰。安在。曰。隱於鄠杜間。淵袖劍而訪。至門將欲謀之。見其貌若氷壺。不覺心駭神悚。伏謁於嵩宇之下。丹丘隱几持順。塊然自處。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擅於時者。顯晦旣殊。幸毋見忌。淵愕然謝之。因跪啟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云在

我宗竊知先生亦挈天人之兆天雨不相下。將決雌雄於鋒刃僕懼懼劉項之患杯酒解兵片言弭禍耑

留俠以冰雹擊邪猶有椎秦英氣赤松之冷識熱諷不特為麻而發也

搾穴一節近於小說然皇甫君教阿摩數語可以訓世

奇女必得奇婿雀屏中選天緣也

隱遙錄形三度實得家傳其對湯帝諸人語亦有氣魄用禺雖似遊戲其勸語繫一片要心在也俱當猛省舊傳項花為人所𡠣余疑奇葩必有神司之觀此始為釋然

貞主既生神器有歸矣虬髯幡然捨去別闢海外不愧知機豪傑若必恃力爭衡便是重瞳舊樣焉能獨霸扶餘哉

祝老雖是熱腸假使用兵非梅道人點醒淵亦無奈之何豈不空勞一番跋涉

洪客具雄才特以世民既生無用武之地又不屑小成故精於學道遂得度世不然其才豈遜於虬髯而不為航海計耶

〇〇獅子巖徐君尸解　〇〇羊角山太上傳言

是來也實有心焉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高蹤僕所謂醯雞夏蟲未足窺大道也丹丘笑頷之淵復進曰天下之廣恐非一心一慮所能周先生得無有以教我丹丘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餘衆卒殄强吳後去越栢齊無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哉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也言訖不對淵悵望而還原來嚴子陵復降於世欲應寄蜴上氣梅道人聞之追踪而至曲爲點化始渙然氷釋隱姓氏自號丹丘祝融因李氏當以火德王恐丹丘（子陵）猶有狂奴（小名狂奴）故態故來指示即往招霅溪吳嶠初嶠嘗過鄴中告

籤令 房玄齡 恭帝侑 義寧 蕭瑀 李軌 蕭銑 陸彥通

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上有嫌。而王氣流萃於晉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是隨回南方。淵知天命攸歸。募兵先克河東。命世民狗渭北。隰城尉房玄齡王佐謁於軍門。引為謀主。淵入長安。立代王侑。恭帝改元義寧。淵自為丞相。復進爵唐王。李靖進謁世民。請置慕麾。河北太守蕭瑀。後梁以郡來降。武威司馬李軌稱涼王。羅川令蕭銑梁裔起兵巴陵。東都越王逼於李密。王世充往救。密復進取黎陽倉。陸彥通與戰敗。至一深澗。踴身躍入。空中現金剛神接其臂。提至一岸。其臂異香數日。密夜見長神責之曰。彥通日誦金經。故救之。子反側宜受彥通之師教。密不肯開倉恣民就食。泰山

道士徐洪客因魏徵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徵字玄成貞定人少孤貧不事生業爲黄冠洪客初爲虬髯公有龍虎之資與之周旋因参井分有王氣尋遇世民令虬髯別圖海外自隱泰山遂遇魏徵知是西嶽人曹司爲李密從事告以太原公子爲真命試附一書料密必不從分手去密果不用洪客入閩至汀洲獅子巖昔有定先佛刱院於此一湖水色深綠取以彩畵殿宇即名綠水湖洪客居此精修禪會定光得其道受遂雲遊至淮安海州有巖亦名獅子見其秀麗存以煉丹嘗手摩山石掌跡在焉因處山上紅壁丹崖遂名號仙掌戲以浴丹水㬋近朱紫後於巖下户䲜煬帝日漸乖矗因想金元起召之

宇文化及 宇文煬氏報復 帝浩 帝侗 唐高祖李淵 武德 竇后 薛仁杲 許宇文化及 楊義臣 盛彥師

下在巳與洪客南遊白安山帝聞亂無心北還戊寅春宇
文化及諭諸驍果殺入引帝出用白絹縊殺之三十九歲在位十三
年化及稱大丞相立秦王浩文帝孫秦王俊子凶聞至東都衆立
越王爲帝亦爲秦帝世充總督諸軍長安聞變勸侑禪位淵遂
即帝位高祖神堯國號唐色尚黃建元武德册竇氏爲后慮道
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贈玄霸爲趙王詔定律
令置學校時西秦薛舉死子仁杲立世民討之仁杲降本
軌懼而稱臣化及又弒隋主浩自稱許帝太僕楊義臣招
夏主竇建德伐許擒殺化及是秋李密與世充戰敗降唐
既復叛盛彥師伏弩射殺之神臨金剛雄信等降於東都乙卯

鄭王世充　隋亡　沈法興　李子通　劉遲恭　秦瓊　程知節　吉善行　劉黑闥

世充稱鄭帝廢侗尋弑之隋四主合三十八年吳興太守沈法興據江東稱梁王其將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劉武周攻取并州世民擊之尉遲恭字敬德朔州人驍勇絕倫李靖薦山東秦瓊字叔寶濟州人瓊與程知節棄鄭歸唐庚辰尉遲恭降時晉州吉善行請見秦王自言於羊角山見一白衣老父自爲語曰天子吾爲老君而祖也今當以火德繼王可知已爲木之子也弗即認爲土德百年後火既而化土矣世民厚禮謝之班師奏聞遂改尚赤詔於其山立老君廟置守時祀世民督軍伐鄭辛巳世充求救於夏建德至戰敗被擒世充降夏將劉黑闥收衆於漳南稱東漢王秦王擊走之收夏

璽歸唐

杜如晦

朱粲

頡利

突利

侯遹

非意之財豈可妄取

辨授以丹汝以作鍊資耳

珍寶得傳國璽命秦王爲天策上將開府置爲以杜如晦等號十八學士謂登瀛洲壬午李靖伐梁蕭銑降朱粲據菊潭稱楚王狂悖食人秦王擒斬其夫婦黑闥引突厥寇幷州始畢二子曰頡利突利唐說以和好引還建成請擊黑開執斬之甲申春詔州縣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奏聞

隋有廣都孝廉侯遹至劍門外見四黃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書籠負之以驢回看皆爲金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大開宅第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殽有翁負大笈來得奇至坐於席末遹怒詬之叱頭扶出叟不動不恚但引滿噗炙而笑云此來求

苟富而驕
天上所戒

亦知其改
過故來濟
之

君賞債耳昔嘗將吾金不記乎今爲作一戲試觀之因盡取
適姬妾校諸書笈亦不覺其窄負之而趨速如飛鳥適令
蒼頭馳逐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十餘年歸蜀劍
門見前翁攜所將之妾遊行賓從極多妓妾皆大笑不言
適憤懣不勝翁指曰郎君向日得錢而謙我來更有所教
既驕慢無禮非可傳之人也故然收此玩好以俟有道者
與之適垂淚自怨過之忽又不見訪叙門前後並無此人
至武德四年復於鄆州遇翁科頭敝衣醉卧酒樓道跪而
候醒泣訴改行已久翁有憐色曰雖然終難入道乃解胡
盧與之而去適追問姓氏曰青鳥公也適歸傾覗得藥一

陳果仁　凜禪師　沈氏

丸如向黃石色不知所用置磁器中越宿器成金色市之則眞金也由是復成富室寶藏其丹及是州縣舉明經亦（人得無痕）△列適名辭不赴隱入深山是秋唐遣杜伏威伐吳（前與張善相降）唐執李子通伏誅已酉春追封陳果仁爲忠烈公立廟時祀公字世威常州人梁太清三年三月望午時生英姿煕人有鼎角伏犀之異陳大建時對策玉階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德惠萬民隋徵拜大司徒沈法興謀據常郡陽爲依附懼公威勇至是稱疾告公不得已往問飲毒馳歸有高僧凜禪師以醫名（究對）急召療其法當於闃寂處剖腹滌腸夫毒公室沈至池上濯窺觸之公囑仰施居第并內帑爲糧

鬼笠開始於社佝再見於陳公、

傅奕

薛嚴義正

靜琬法師

四祖道信

舍東第爲崇釋觀公薨年七十二英爽如在一日黑雲蔽空公現神威發矢射死法興李子通收其衆及吳地平故封祠焉丙戌夏太史令傅奕疏除佛法蕭瑀言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當治罪奕曰瑀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帝亦惡僧尼道士不守戒律苟避征徭詔凡不事清修素無行檢者有司○沙汰者此葉○耳悉沙汰房山石經洞隋靜琬法師於此鑿石爲版刻經一卷藏貯洞中外閉以石門三祖澇璨偶有疑義執經往問深相莽合大業二年璨終於皖公山舒州琬亦化去初有涉

四祖道信河內司馬氏子生而起異幼慕空宗年十四來求師曰乞

黃梅東山一
栽松道者參四祖
四祖道信曰汝
已老矣道者去
遇一女子浣
衣問曰借汝
家宿肯否女
曰父母肯留
則宿道者去
不遠坐脫大
樹下有是女
子有孕父母
責問女言其
故後生一男
見傳嗣祖

五祖弘忍

慈悲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既無人縛。何更求信。於言大悟。服勞九載。璨屢試。知其緣熟。付以法衣。且授偈云。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偈畢。令其行化。信既嗣祖法。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住破頭山。學侶雲臻。有司多所曲全。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曰。性空。師知是法器。詣其家乞之。其母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師以衣授之。取名弘忍。夏五月。房山共香洞放光。蕭瑀請辯。勸高僧作頌勒石。累代皆有傳記。六月丁

敎之

太宗世民
長孫后
貞觀一
承乾
馮寳
冼夫人
馮盎
玄奘
攄看客云
其徒稱朱

已傳奕密奏太白再經天見於秦分帝心其狀授世民世民乃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秋八月帝稱太上皇世民即位(太宗文武聖帝)立長孫氏爲后承乾爲太子丁亥改元貞觀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初高州太守馮寳卒嶺南推寳妻冼氏爲主保守境土陳亡降隋番禺夷叛夫人戰於羅州城(僧道策)大破之於望仙坡(羅秀於累此上昇)封譙國夫人謚敬誠土人廟祀所求響應子盎拜漢陽太守五州獠叛擊平之隋亡或勸盎自王盎以州降戊子夏李靖討梁師都滅之是冬沙門玄奘自天竺回武德初遣往西域取經臨行摩靈巖寺庭松曰西去求佛教汝可西

沙馬等實有其事墓皆在杭城知曾至閩中者皆知孫為治疑之神隨處皆有其廟云閩地即東勝神洲一部西遊記只在數行中

萬廻

釋氏因果侵壞佛經多蓄猫三[illegible]禁鬭養

長若歸汝却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自幼精勤篤志奉詔前往有孫朱沙三徒從行一路賴以扶策乘馬至罽賓國道險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鏁空房而坐至夕一老僧上牀默坐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奘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遁迹奘得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見一佛龕題曰菩薩萬廻謫向閿鄉地的化奘誌之其年靈隱寺松枝東向弟子曰教主歸矣西迎果還賜號三藏命以經於木寺供養奘憶萬廻事往閿鄉縣訪之爲張氏子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以豚大蓄

之其形似虎目睛按時而變一名蒙貴一名烏圓種出天竺不受中國之氣所生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綫忽然不食諸肉死則不埋土而掛於樹上

之長令耕田耕之直去不顧但連稱平等耕至數里遇溝而止父怒擊之廻曰彼此可耕何須異相廻有兄戍安西音問隔絕父母日夕涕泣廻跪曰非憂兄耶曰然廻曰請悉備兄所需之物兄將往探依言具布裘糗糧巾履之屬廻朝齎而往夕返其家告曰兄平善矣取家書視之乃長子手跡也家始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朝往夕廻故號萬廻後父母終出家爲僧奘遇之禮之三匝施三衣瓶鉢帝因奘西回召問其風土談佛氏正派奘言達磨少林開山衣法流傳慧可僧璨後破頭山道信得之帝召信信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帝復命使往曰如果

馬周

天綱蓋已仙矣曾相李嶠曰君瞻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而壽嶠後為中書令年七十亦終文本謂

不起即取首來師乃引頸就刃。顏色不變使回以狀聞帝高之賜珍繒以遂其志己丑夏特以莊平人馬周為監察御史周本華山素靈宮仙官唐室將興太上勅下佐命而沉湎於酒汩沒風塵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磕仆聞袁天綱善相詣决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屍居旦夕耳周驚問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行當有老叟騎牛出城不得廹語但隨之此災可除也周將出都門果如其言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及巔叟顧之下牛坐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聖孫拯世何為昏溺自棄困飢今太華仙王使我召汝即引入闕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下羽

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達恐不能久周卒年四十九

酒徒見之當痛戒

天自五賊見之者昌

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隳廢所委使還舊署白省史與數人送周東廡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故鑰而入爐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況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奇偉五人服五方衣立於前曰皆五臟神也先生酣飲流蕩濁辱於身我等歸此久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周瞑目頃之開視五人不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間耳復扃鑰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禀其命叟復送詣長安謂曰子葛孝先也俟子功成再見遂去周復詣天綱驚曰子何所遇已有瘳矣六十日當膺顯秩勉自

常何　東夷靺鞨　顏師古　張玄素　王守一　柳子

愛也遂至長安舍於常何家代陳便宜事上怪問何對曰臣容馬周爲具草耳卽召至令直門下省尋除御史命衛公李靖討頡利庚寅破之於陰山各部震駭突利入朝東夷靺鞨進貢時遠方來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作王會圖顏子三十七世孫四夷君民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時林邑獻火珠有句以表辭不順請討帝曰好戰者亡語言何足介意詔發卒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諫止之時洛中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王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有求買不得者病必死或急授無病人旬日必病洛城柳姓者家千金唯一子既冠忽於眉頭生一肉塊[illegible]異剪之

陳婦　　思邈

王家出示先今焚香酒脯祭祀於壺中探藥一丸嚼傳患處復請具樽俎塊忽破有小蛇突出在地約五寸五彩斕然漸及丈許守一盡飲其酒叱蛇騰空雲霧昏暗欣然乘之而去方諸王公聞龍潛遁其二命壺公追尋託名王守一先遇孫思邈知其實有仁心與之發明醫理値柳家請視知龍匿此收回復命有司以蹤蛇上昇事聞未幾奧中横州奏陳氏女買魚得一大白者有長人來謂曰可鄉魚於水急上山避之陳如其言長人引避於鉢山頂回望所居盡陷爲池勑有司給養陳婦帝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之五臟咸附於背詔今毋笞因背聞雍州處士孫思邈善

獨孤信

醫術徵之思邈字知微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官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善言老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太白山學度世術邦治進求

作世亂退學仙

李唐之於太上原有根蒂自羊角傳言後更為彰著且代有好道之君嬌治無疑

達磨法嗣燈燈相續今之繼出者第恐無可傳之法不患無傳法之人

玄非取經事本非虛妄長春了假此以弄玄耳呆人將認悟空等實事則真妄矣認虛事則還空矣

仙官降世躭於麴蘖幾致莫救向非天■指示華嶽當慾何能還原復位酒之禍人亦不淺甚

思邈得太白之傳蓋以壺公之教故道術兼善至於救蛇而龍君贈方愈賞利濟之術勝於隋侯珠萬倍矣豈戕物命者能無災禍乎

白衣少年　中年女子　青衣小兒

○○○王敬伯奇逢道友、○○○杜子春謹守丹爐

仇眞人授鍊氣養神之道、通陰陽推步、精審氣色、常濟仁慈。偶出行、見牧童傷小蛇血出、即解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間。洽旬復出遊、忽從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家嚴欽邀至家一謝。易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景色和媚、門庭煥赫。少年延入、一人袷帽絳衣、侍衛嚴肅、欣喜趨接、謝曰、深蒙厚恩、故遣長兒相迎。少頃、一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兒至、云前者此兒獨出、爲牧豎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見道者、榮幸甚矣。再拜而謝。思邈始省救蛇事。見宮人閽人呼袷帽爲王、呼女爲

涇陽君

医所搖而響者名虎首易此

妃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涇陽水府也王者命設酒饌妓樂以宴辭以辟穀服炁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乃命童取龍藏奇方三十首與曰以助濟世復命僕馬送歸歷試皆有神効編入所著千金簡易方中方三十卷每卷有龍宮方一首有虎匍匐伸頸若乞救狀思邈知為骨鯁以鐵環撐其口始探喉箝出虎攏尾舐唇竟為守門隋文帝在周輔政時知有龍虎之異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至是應召詣京帝見其少容曰故知有道者誠為可敬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固辭因命留京療治辛卯南方疫癘大作賴張天師拯治

十代師 張通玄

初九代師符壽九十三而化其子祥字伯仕隋爲洛陽尉棄官襲教服食精錬能吐月寘掌中光耀穿室尋復吞爍嘗遊河洛登嵩峯石室樂其幽勝夜聞兵騎聲二神吏曰東嶽主者道過奉謁昔於青城會聖祖師今四百餘載自魏晉亂離生靈受害罪業牽纏無由解脫今獄司有幸得遇天師願乞廣書經籙以濟超化辭去師還山分遣弟子宣播累積玄功壽一百二十歲而化子通玄諱仲天性靜默常獨坐一室非時不出時吳楚大疫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有持帛來謝師却之曰吾祖以之濟人安可受謝乞符籙者雲集疫癘頓止帝嘉錫之壬辰春羣臣表請

封禪不奇。癸巳七年。遷太史令李淳風。爲太常製渾天儀。正前代得失。著法象書七篇。馬周薦袁天綱。召爲太史。與淳風同事。承旨作推背圖。逆知氣運修短。如讖緯符謠。使哲人知戒。進上。帝覽之。詳問恐泄天道。但對以至後方驗。帝慮惑世。秘藏內府。以其徒王孝通爲算學博士。能知曆數。而不知曆理。每執南斗爲冬至常星。亦不識歲差耳。甲午。春。命李靖蕭瑀王敬伯等十三人。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敬伯（理廷尉）餘姚人。大善鼓琴。嘗至吳郡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一女子披帷而入。二女從焉。先施錦席於東床。既坐。取琴調之。聲甚哀切。女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唯嵇中散能

（上欄）王孝通　王敬伯

水仙子

裴諶

梁芳

趙朏

趙女

爲此聲矣外傳習數人皆不得精微妾爲水仙子以君有道氣故來一會苦未有仙骨也忽不見自是琴理大進後與豫章裴諶錦城梁芳約爲方外之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藥可致採煉十數年而梁芳死敬伯謂諶曰所以去華堂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或不得亦望長生耳今仙海無涯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子將遊京洛求腰金拖紫玩色聽歌榮耀人寰矣子盍歸乎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下山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聞大將軍趙朏女善箏禮聘娶之數年間遷至廷評賜緋至是奉

無恒心者何能得仙

有得透

漁舟不畏制使司

使淮南舟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諸船不敢動時天微雨有漁舟突過一老人衣簑戴笠鼓棹疾行如風敬伯訝視之乃諶也遂令追請維舟延坐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棄名宦而無成至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春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以來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復預選巡行雖未可言宦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今何所需當以奉給諶曰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所需者吾當給子子何以贈我市藥於廣陵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

[心已足二派勢利]

[斥鷄]

吾宅也公事少隙當尋於此遂脩然而去敬伯至廣陵十餘日閒暇忽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初入尚荒涼移步愈佳香風颯來不復以使車爲重視身若腐鼠視徒若螻蟻有黃頭引入大門稍聞劍珮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見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裴慰曰塵界仕宦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於中堂門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世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日暮命促席燃九光之燈煌華滿座女樂二十人列坐皆絕色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遵清不固棄吾近十

苦哉

年纔爲評事今俗必已就須俗使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上大夫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召之黃頭唯唯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奏評事敬伯答拜視之乃已妻趙氏然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令坐玉階下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裙帶妓奏曲趙皆不能逐裴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送趙夫人且謂曰此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昔與王君爲方外交憐其爲俗所迷

杜子春

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浮沉於生死海中求皮不得故命於此一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趙拜而去復謂敬伯曰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海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辭去復五日將還瀠詣取別其處不復有宅烟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歸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視聽乎朱李尚在何可諱也敬伯盡述其事妻亦記其言遂不復責敬伯因言在廣陵時聞一異事更自玄怪有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志氣閒曠縱酒好遊資產蕩盡投親識

罰濫而欲
贈錢非無
亡也

皆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徬徨於東市西門仰天長吁一老叟策杖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叟曰幾緡則豐用春曰三五萬可矣曰未也更言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猶曰未也曰三百萬叟袖出一緡曰給子明午候於西市波斯胡邸慎毋後期及時子春往叟果以數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奇人）春既富蕩心復熾自謂終身不復羈旅也肥馬輕裘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娼樓（八之痛、疾）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復無計自歎於市發聲而老人至握手曰爲復如此奇哉（更奇）吾將復濟子子春慚不應叟逼之餽謝而已

飛將未第、書生清忠自矢、既及第則貪汙奸佞盡習初心、

有錢則名敎圓、爲之一嘅、

叟曰、明蚤仍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使人送歸、初發憤以此謀身、季倫猗頓小豎耳、既而心又幡然、縱適之情如故、不二年、貧逾舊日、復遇叟於故處、不勝自愧、掩面却走、叟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意落拓邪遊、無相顧者、獨叟三給我、因謂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寡可以衣食、於名敎復圓矣、重感深惠、立事後唯叟所使、叟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祠前雙檜下、子春以親族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貸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



結知音道棍須如此破惱始得同心一志

衍姻戲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遂飄然去尋老叟廣陵人譁誦其事諸趙聞之喟然稱異後欲伯棲東官扶侍而終叟乃白石生之徒趙廓自晉國貺難後在香城修靜多年白石念之性傳以丹法令其自煉廓欲覓徒守爐遍訪不得因見子春頗佳故以錢給之使其歷盡世味懂然自醒果如期而至叟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餘里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爍窻戶九玉女九全童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左右日將暮叟不復俗衣乃黃冠道服持白石三丸酒一卮令子春食畢鋪虎皮

焦山滴派

於西壁下令東向坐戒曰愼勿語雖尊神惡鬼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安心莫懼終無所苦囑訖而去子春視庭際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身適去旌戈乘騎徧滿崖谷呼叱震動天地一人稱大將軍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仗劍張弓直入堂前叱曰何人敢不避左右竦劍逼問皆不對推斬擊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蛇狻猊蝮蝎萬計哮吼拏攫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忽大雨滂澍霹靂晦瞑火輪走左右電光掣後前勢若山川破裂水波及身端坐不顧未頃而將

軍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置前長槍兩叉周匝傳命曰不言姓名即取置鑊中不應因執其妻於堦下指曰言則免之又不應及鞭撻流血或射所炙燒若不可忍妻號曰幸執巾櫛有年今爲尊鬼所執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人執無情乃忍惜一言乎終不顧將軍曰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哀愈急子春不之顧將軍曰妖術已成不可使居於世勅左右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雲臺峯妖民也捉付獄中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絕不呻吟王曰此人陰賊不合作男酬生

此[illegible]爐中之刀圭耳

而情少義丈夫烈方爲子隕愛心苟定則俗氣滿寥虛矣

床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齊終不失聲及長甘家目爲啞女同郡進士盧𦨶因媒氏求之以啞辭盧曰但問其賢可免長舌之戒辛娶之倏忽數年生一男盧復責其輕已怒擲其兒於石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忘其約失聲云噫噫聲未絕見身坐故處叟亦在前始五更時矣爐中光焰穿屋大火四起道士歎曰措大悮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驛息火息道士曰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忘所未臻者愛耳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材之難如此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

界所圍拖之哉指路使歸予春强登基而覩其爐已壞中
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叟脫衣以刀削之予春跪求姓氏
曰余趙老人今辭焦先生於河上將化導吐蕃再訪人合
煉大丹也予春既歸深自刻責因服日石後不復火食後十
二年趙老來授成再引去甲午冬吐蕃入貢云聞聖人之後主中國帝
厚賚之丁酉秋大雨連旬穀洛之水溢入洛陽宮壞宮寺 [先兆]
民居溺死六千餘人先是何南北山東淮南大水利州南
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有道士羽衣襤褸立稠人中自言
蜀中趙道士賣葫蘆種云不二年甚有用處每一窠只生
一顆盤地而成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時

掩耳道士

武氏 失綱會稽 其母預知 必應水禍

二王曇選

三丁超女

竟無人買皆云任人不足聽道士又常以兩手掩其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耶巷陌兒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爲掩耳道士來年秋嘉陵江一夕洪漲漂流數百家水方瀰渺遥見道士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呼水聲風聲何甚如是泛泛而去有司具奏擬是隋故將趙昱曾平水患封爲神勇大將軍遣使致祭冬十月以武氏爲才人始生時李淳風聞其聲曰此帝王也抱示之紿曰男李曰鳳頸龍顔雖女必主天下年十四選入梁時揚州刺史王曇選本瑯琊人娶駕部郎中丁超女夢彩鳳集其身而有娠又聞腹中聲讚誌謂曇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生夕遠知少

聰敏溥覽善周易遇青丘元老授其微理妙用日畫一字而去始疑是庖犧氏云因作易總十五卷能知人生死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洩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上方禁文自有飛天神王保護何得輒藏箱帙遠知跪謝曰不敢復言人事矣神人不領盡攝其書飛去

遠知師事陶弘景煬帝鎮揚州時起王清玄壇邀遠知王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

徵君不以蒲輪寵果老非綠葉汁哀

敬伯以一念之悞投身凡穢坐失仙道尚欲以富貴誇耀山人謀所以特顯仙術挫其氣焰亦欲警之皿心耳孰謂其終不悟耶

子泰二敗其業趙老不怪亦使其歷盡世味方能無擊念耳祖資其定力守鑑種種怪異俱為可恐至於受害境界則誠難矣

〇〇〇長源女夢八仙都 〇〇〇李柒工身歷靈境

遠知遂來斯須鬚髮又變白晉王懼遣之頃仍復舊唐祖龍潛遠知密陳符命武德中帝在秦邸與慕屬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帝即位將加重爵固請還山貞觀九年詔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七人爲道士降璽書慰勉及聞召武氏謂弟子曰竭水入宮矣（信是遠知）傳奕精究術數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帝命呪之僧忽僵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天竺國西俗亦尚浮屠異）

刹利刹利姓二氏族爲貴種言得佛齒所擊輙碎長安士女輻湊奕謂子曰吾聞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子請往試應手而碎已亥冬奕年八十五臨終戒子毋學佛書嘗集魏晉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世

魏王泰

魏王泰修括地志止之癸卯魏徵薨帝命圖二十四功臣於凌烟閣

晉王治

太子謀刺泰廢之立晉王治爲太子是年王遠知卒年一

潘師正

百二十六歲預日謂徒潘師正曰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明鏡應物無私昨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晝昇召爲少室山伯故行在即翼日沐浴更衣焚香而化有遺表奏聞贈謚昇玄先生即命師正爲觀主恒與辯

○陸長源 ○陸女 三崔字 三李升

肇盧溫爲道友汴州行軍陸長源有女水習箜篌偶患熱
疾一夕夢使者云仙官召解音聲處女命以樂隨往同
輩可四十餘人令奏樂奏客天曉送歸其疾忽愈仙官即
河東薛君肇也始與同郡崔字趙州盧溫長洲李升讀書
廬山兼習吐納導引未幾崔赴代以明經擢第授京畿尉
李亦告歸來仕唯薛盧不易其志遇匡先生授道要丹成
遊行盧君往太白山訪仇真人薛君偶憩樹下其對門有
風勞疾者積年不愈薛以丹藥療之肌膚玉色鬚髮青黳
伏筆
其人感位拜謝薛往遊維楊李生以門蔭知橋子出爲吏
欺隱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過揚州阿使橋逢

肇草蹻布衫與語哀其襤褸肇責之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華身凡弊之所見被困䘨尚何面目乎李愧謝薛曰居處不遠明日將遣迎詰旦一僕馳駿足來李乘之如風疾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啟薛君出迎星冠霞服儀仗全別侍婢數十邀李至中堂俄報二舅至則盧君也方裾朱履童子前導意其高貴揖坐共叙寒暄其堂殿穷與庭卉非凡宴饌殽核珍美日暮引入北亭細酌盧曰願與公求佐酒者有女樂數十輩檐一女子捧箜篌而至再拜就坐容色艷麗新聲殊嘉李視其樂器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信曰莫顧婚姻否許爲成之又

問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薛曰弟歸無憂也從此自受毋穢身塵溷當得再膳如遇崔君可爲寄語緊華易盡回頭須早無使山中白雲久待耳纔曉仍令前馬送歸李至寓僕馬自去啟室見牀下青蚨累累甚驚喜遂以完所欠其年至汴州陸氏妻以女既婚頗類北亭所覩者復解璧篋果有朱書天際之句問之妻曰少時兄弟所書也李生復訪薛居唯荊蓁而已又至廬山踪跡一人獨於五老峰前危坐言及薛君其人曰吾師也吾始患風痹垂斃師以藥與服病痊神健南嶽君召師授職因留吾於此李生悵然而返其岳陸長源從駕東征以子幼托家事於李足冬

歸李至京尋見崔宇告以其事相與入衡山追踪薛徒匡

匡智

智長安人棄妻子修道至匡廬默禱曰祖先生有得處也遂結廬以居未幾遇病幾死一叟至曰我姓薛知子好道與汝成丹智服之即瘥更教之曰學仙者尚陽而賤陰故遠麋而傍鹿智問麋鹿有別乎薛曰鹿山獸夏至解角陰生而陽退也麋澤獸冬至解角陽生陰退之象也廬山陰地仙不可得南有名山陽地後智至吉州義山立壇修數載有姪大郎尋至同居一日有仙衣降下智取服之謂徒衆曰將遊高麗之東數年終歸於此雲生足下昇去大郎其爲地仙

姪大郎

蓋蘇文

高麗建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主建立王弟子臧蘇文

王于藏
新羅
薛仁貴
薛延陀
勅勒
回紇
李勣
徐世勣賜姓
至理絕言

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東夷新羅國辰韓種也在高句驪東南遣
使至唐言高麗絕其朝路乙巳帝親征高麗李靖為行軍
大總管薛仁貴陷陣無敵拜為郎將帝以遼左旱寒班師
丙午薛延陀匈奴別種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皆遣使歸命
李靖請以兵法盡授李勣致仕還山丁未夏帝得風疾聞
蘇州周隱遙近千歲人居舟里村上有其祖廟煬帝聘至
問答不合乞歸帝召至內殿安置請問修習之道對曰戶
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唯利一身豈著帝王修道一
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遠於常人臣區區之學非九
重萬乘之所修也遂懇還山帝從其所請戊申夏太白晝

明明道破

門神

長孫無忌

褚遂良

見太史占云當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密問淳風曰秘讖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稽天象察曆數兆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殺唐子孫幾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曰天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濫及無辜耳且自以往其人已老庶有慈心為禍或淺雖欲易姓終不能絕唐帝有疾夢寐不寧如有祟近寢殿命秦瓊尉遲恭侍衛祟不復作帝念其勞命圖像介冑執戈懸於宮門後世傳為門神 己酉夏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 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政太子治立為高宗 庚戌改元永徽立王氏為后衛公李靖於帝崩前數日忽卒舉僉無屍

高宗治 永徽 王后 李倩

謚景武鄂公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餌雲母散奏清商樂

常跨牛背爲懸弄綸綠楊下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卒

謚忠武唐末兵亂田夫徼其

墓見起坐棺中神色自若鉏其肩白

血流出田夫懼欲掩之舉之已蛻化左遷遂良爲同州刺

史隋時北海李清者世業染坊慕玄學多延齊魯術士終

無所遇而勤求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子孫及內

外姻族近數百家每生日則爭饋遺凡積百餘萬年六十

九誕前一旬大陳酒食召親戚謂曰布衣蔬食逾三十年

爾輩每餽吾衣裝玩具緘之一室曾未闚視徒損爾貲竟

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魄行將又及生辰固知又營續壽之

禮所以先期止爾子孫皆曰非此何以展孝敬清曰若然

各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計可數百丈以此續壽不亦長哉皆曰然尊旨必有用清笑曰終須令爾知之吾妄意求道勤勞曾無影響自期筋力不過二三年矣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幸無吾阻蓋青州南十里高山俯壓郡城峰頂中裂豁為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曰雲門山俗謂劈山清蓄意多時及是謂曰雲門神仙之窟宅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縋下以纖縻為媒脫不可前常急引其媒則出吾設有所遇亦可來歸子孫泣諫清曰吾志也阻則私行矣衆知不可回共治其事及期凡千百人競賫酒饌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

辭謝而入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稟質遊焉初甚狹細煎往則可伸腰飢摘青泥啗之味頗美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餓及洞口山川雲樹宛非人間掬飲菊泉頓覺爽快瞻望惟東南十數里若有人居徐步詣之斗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窺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扣其門青童啟問答曰青州染工李清童如言以報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躡拜當軒一人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俾遍拜諸賢時日午有白髮翁自西門入謁爲蓬萊霞明觀丁尊師

念亦勇猛

已達佳境

新到衆聖命邀列真登上清赴會衆謂清且居此臨出顛曰慎無開北扉清與視院宇欽東西門情意飄然自謂永棲眞境至堂北見户斜掩偶出頓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俗緣未斷）良久方已悔恨之際諸眞已返曰令汝勿犯北門竟爾自感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甑中酒一甌其色濃白飲畢復食以燒芋二枚曰薰熟鶏卵石也謂曰汝可且歸清叩頭哀求且云無路却返衆曰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不能得仙扃鑰在此）生清心時豪富訝此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内閣上取一軸書去既取復曰此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

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聲相激須臾復止開目即寺州之南門時纔申未光景城隍阡陌彷彿如舊至於壘宅樹木已盡變換獨行竟日更無一相識者即詣故居朝李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彷彿左側有紫粢者沒之與語其人稱姓李指前後閭閈皆我祖業曾聞先祖於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問今何世唐永徽元年清駭異良久乃更姓氏寓遊城邑閱所得書則幼科方也時意小兒瘦癘清依方療治立愈青州頓止同州猶盛辛亥春褚遂良廣延醫者捐俸辦藥敦請李清云謝別門徒入秦山去矣沴氣期年乃息王子春召遂良爲吏部尚書甲寅

山水大作

武后

蕭妃

十二代

張恒

十三代

張光

春拜武才人爲昭儀夏閏月夜山水大發衝入玄武門薛仁貴登門桄大呼帝乘高避之漂溺三千餘人乙卯冬立武氏爲后武后殺王后蕭妃自此數見王蕭爲祟避居洛陽大設齋醮請天師主事張通玄年九十七巳化子恒字德潤經史過目悉不忘帝初踐祚召至問治安之道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尤善幻術自言吾神仙中之狡獪者一日自闕潛歸歎曰幾落世網遂學道於家皆推襲於室壁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發視俱在龕中其長子光字德紹勵志於道獨居石室修煉垂五十年去歲父命還家襲教傳授經籙恒年九十六而化有使命至今掌教設齋師

葉法善 劉母 青童 茅君 趙元陽 韋善俊 傳入史

光曰、僕家世尚淸虛、可往延松陽葉氏、自有可觀處。州葉法善、字道元。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氏、晝寐夢流星入口、吞之、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於松陽江中、三年復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朝太上、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或訪雲泉。年十五時、遊諸名山洞、入中毒殆死、復見青童曰、天台茅君飛印相救。於是獲蘇、入師育城山趙元陽、受遁甲、與杜陵韋善俊、長安傳入史、東入蒙山、神人授書、詣嵩陽山、嶽神授劍、遂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廻為徑以避之。

法善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之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世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勤行助化宜勉之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祆以救人爲志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疾照之盡見藏府滯物然後療之

葉靜能

叔曰靜能初與徒李虋修於羅浮有神術時入值翰林爲國子祭酒人稱爲法師

李虋

李登

有鄉貢李登請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人（何不自知）冥爲勘此生如何靜能諾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鄴姓

北鄴生

渡人
顯慶
黃叟
白叟
卅童

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當爲汝門之、因上章道過梓潼、進褐以登事爲問、請命一吏視籍、生曰李登初賜玉印、當作狀元、位至右相、緣其得舉後淫人妻女、侵兄屋基、陷人於獄、爲惡不悛、已削去其籍矣。靜能辭歸語登、登愧恨[illegible]靜能復爲尚衣奉御、常以此戒勵士夫知婬。法善道行甚麓、之召至、拜上卿、法善辭謝、請度爲道士、自號清溪道士、至是帝命修黃籙齋於天台山、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洲江、于渡人儀待。丙辰改元顯慶、時季春晴暖、蒲淑清澈、有黃白二叟相謂曰、乘間可以圍棊爲適乎、即向空召冥兒儀、有卅童出波、衣無點濕、一叟曰、挈棊局與席來、如命設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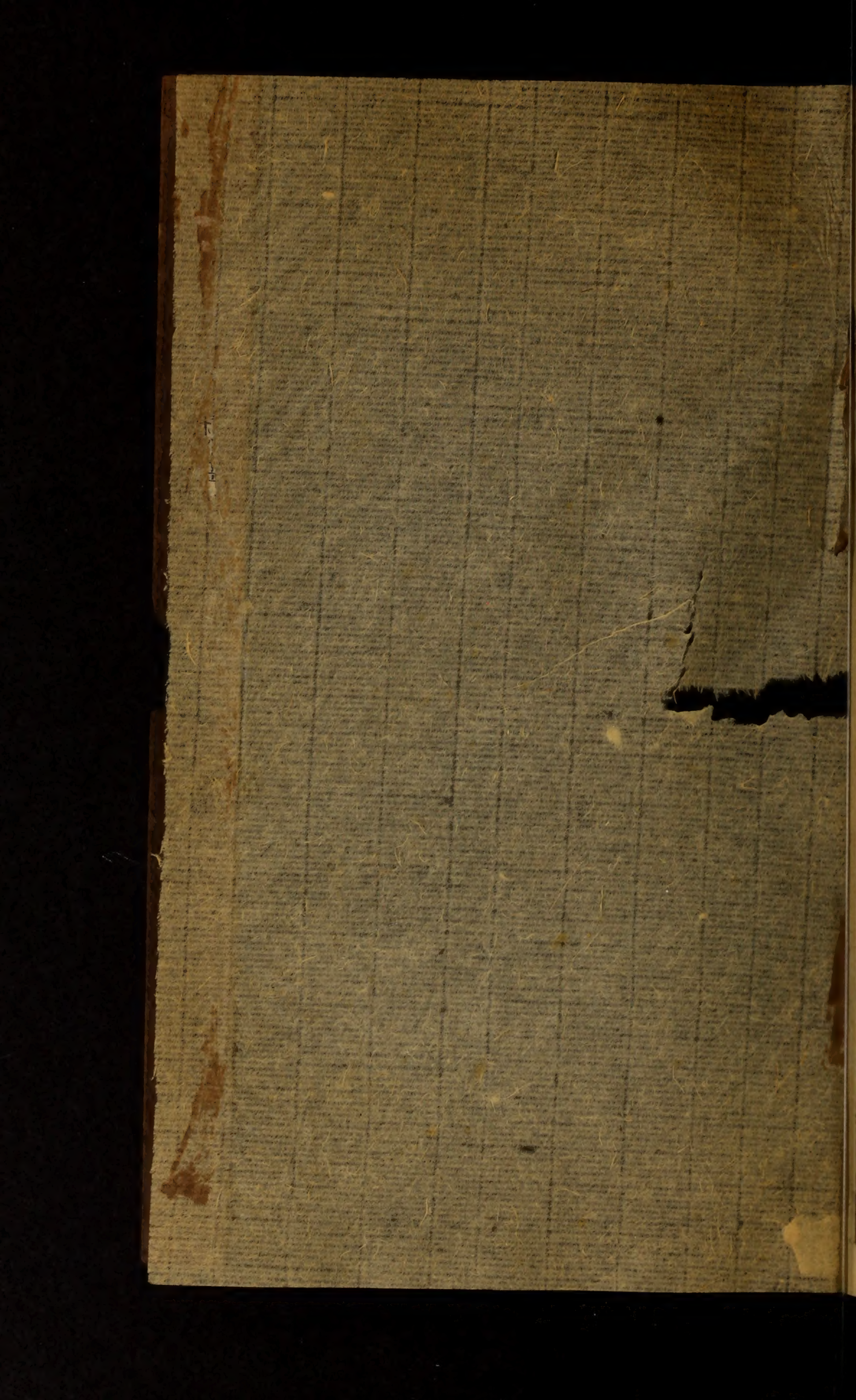
內宮

沙上對坐約同賭勝者食明日兆來道士因太笑下子良久白衣叟起曰卿兆矣幸無以味笑見侵也相與凌波而没渡人知其將害法善惶惑不寧及旦內宮馳至督脩丹揖以昨所見具述法善續至內官以辭飲之從行輩憂軫靡遑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促解纜發咫尺而狂浪昏海舟中人相顧失色金籍玄壇篆何愁洪水妖

李生既逢盧薛實知仙道之可求矣何不入山尋訪崔生能棄官同往自是難得

李清爵爲上公夙願已酬歸山學道雖曰根器不凡亦是其雄手段

李清奮志求仙而以一念之差復投塵世物見人非淒京滿目幸而獲賜醫書得以暫濟要知苦海回頭便生極樂若仙境回頭即墮異淵可不警乎



又白衣叟起曰卿與奕幸無[illegible]竟笑見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凌波而沒賤人知其將害法善禮為不覊及旦內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丹揖以昨所見具述法善續查內宮以辭改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靡是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促辦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往浪番海舟中人相顧失色何[illegible]洪水妖金黏玄壇纂

李生既淹盧薛實知仙道之可求矣何不入山[illegible][illegible]當生能棄宮同往自是難得

李清酉為上公夙願已酬歸山學道雖曰根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其擧手段

李清舊志求仙而以一念之差復投塵世物是人非京溝月李而雙賜醫書得以普濟要知苦海回頭須生極樂若仙境回頭即睛[illegible][illegible]可不警乎